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석사학위논문

# 不便利的便利店

(불편한 편의점)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한중학과

양련련

2022년 8월



# 不便利的便利店

( 불편한 편의점 )

지도교수 김 중 섭

양 련 련

이 논문을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으로 제출함

2022년 8월

홍길동의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을 인준함

심사위원장

趙成植



위

원

宋 玟 晝



위

원

金 中 燮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2022년 8월



# 目录

第一章	山珍海味便当	2
第二章	JP OF JP	27
第三章	三角饭团的用途	45
第四章	买一赠一	59

## 山珍海味便当

廉英淑女士发现包里的收纳袋不见时，所乘坐的列车已经开到了平泽附近。最重要的是实在想不起来丢在了哪里。比起丢了收纳袋，衰退的记忆力使她更为焦虑。她拼命回忆行动轨迹，不知不觉中，冒了一身冷汗。

钱包在收纳袋里，买票的时候要用银行卡，那么在首尔站购买KTX列车票时收纳袋明明就还在手上。在那之后就坐在候车室的电视前看着24小时新闻频道等了30分钟的列车。上车之后抱着包开始犯困，清醒之后正准备拿包里的手机，这才惊觉包里的收纳袋不见了。包里装有钱包、存折、记事本等重要物品，现在却丢了，这使她一时喘不上气。

列车快速运行，廉女士也拼命运转自己的大脑，随着窗外晃过的风景，记忆也在脑海中回放。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抖着腿致力于重现记忆，突然旁边的中年男子干咳了一声。

但打断她思绪的不是邻座男子的干咳，而是包里响起的手机铃声。应该是ABBA的歌，但想不起歌名了。是《Chiquitita》还是《Dancing Queen》来着……哎呀，俊熙啊，你外婆我好像真的要患上老年痴呆症了。

廉女士颤抖着手拿出包里的手机后，才想起歌名是《Thank you for the Music》。同时确认了是02开头的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她深吸一口气后接了电话。

“你好？”

对方没有回话，但是从周边的杂音可以推测出是在一个公共场所。

“哪位？”

“是廉……廉英淑吗？”

听起来不像是人发出的声音，十分低沉，也不清晰。就像结束冬眠的熊从洞里出来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时发出的声音。

“对，是我。”

“钱包……”

“啊对，您是捡到了我的钱包吗？您在哪里呢？”

“……首尔”

“首尔哪里？是在首尔站吗？”

“对，首尔……站”

她松了一口气，把手机拿到一旁，深吸一口气后清了清嗓子。

“很感谢您帮我找到钱包。但是我现在在列车里，我会在下一站下车之后马上回去的，您可以帮我暂时保管一下吗？或者帮我存放到某个地方。等我过去之后会给您一定的谢礼的。”

“我就在这里吧，我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

“这样啊。我知道了，那在首尔站的哪里见呢？”

“机……机场线的方向，这边的GS便利店。”

“谢谢您，我会尽快赶过去。”

“慢慢……来。”

“知道了，谢谢您。”

挂断电话后心情很微妙。手机那边传来的动物一样的声音以及磕磕巴巴的话语，可以确信他是一名流浪汉。最重要的是没有可以去的地方这句话，以及还是02开头的公用电话，百分之百可以确定是没有手机的流浪汉。廉女士不由得暂时紧张了起来。即使他是要把钱包还给自己，也还是担心会不会提出其他的要求，让人感到不安。

但是既然都打过电话，要老实地归还钱包的话，这位好心的男士应该不会伤害她。酬谢费的话，钱包里有4万韩币的现金，这应该足够了。这时响起了会在天安停车的广播通知。廉女士把手机放进包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

回去的列车经过水原时，手机又响了。像是要预防自己的老年痴呆一样，《Thank you for the Music》的歌词又响起，一看手机发现是和刚才一样的号码。廉女士强忍着不安的心情接起了电话。

“是我。”

传来了像是蜷缩在一团的声音。像对待辩解的学生一样，廉女士在声音里注入力量后开口。

“请讲。”

“那个……老师，我肚子有点饿……”

“所以呢？”

“便利店……便当…… 可以吗？”

一瞬间女士心里微微发热。“老师”这一称呼和“便当”这个词让她变得宽容了起来。

“当然。您买个便当吃吧。应该也口渴了吧，也可以再买一杯饮料。”

“谢……谢谢。”

挂断电话后没过多久，手机上就出现了扣费短信。快到就像是在便利店收银台前打的电话一样。看来他是真的非常饿，这样一想他的的确是首尔站的常驻、鸽子的朋友、流浪汉。再仔细一看，短信上写着“GS朴赞浩too much便当4900韩元”，没买饮料，看来还是懂点礼貌的，廉女士原先想着以防万一是不是需要叫个人陪同，现在她收起了这个想法，决定和他单独见面。七十岁，虽然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但她仍然相信自己有着一定的威严，毕竟自己在教坛上直到退休年龄为止，一直堂堂正正地面对各种学生，从未有过卑躬屈膝的时候。

\*\*\*\*\*

到达首尔站之后，她马上就看到了直达机场线的自动扶梯。乘坐自动扶梯下来后，前方右侧就有一个GS便利店，声音像熊一样的那个男人蜷缩着身体将脸埋在便当里。随着她的走近，男人的样子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她又开始紧张起来。像拖布一样的长发，穿着薄薄的运动夹克和脏得不知是米黄色还是棕色的棉质裤子。他十分真诚的用筷子夹着便当中的维也纳香肠吃。确实是流浪汉没错了。廉女士下定决心向他走近。

就在这时，三个陌生男人冲向正在吃便当的他，廉女士被吓得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脚步。三名看上去也是流浪汉的鬣狗一样的男人按住吃着便当的男人，费力地在抢夺着什么。她环顾四周，急得直跺脚，但路过的人却把这当作是流浪汉们之间的日常争吵，只是瞟一眼便置之不理。

便当被打翻在地，男子低头蜷缩着身体。但最终还是被他们勒住了脖子，随后又抬起他的胳膊……东西被抢走了。廉女士坐立不安地观察着，这时，她看见了他们在争抢的东西。是自己的粉色收纳袋！

将吃着便当的男人推到地上踩了几脚之后，那三名流浪汉准备离开。廉女士手脚发抖，不知所措地瘫坐在地上。这时，男子像是要准备反击，他站起来，向拿着收纳

包的人移动。

“呃啊啊—”

随着一声怪叫，男子抓住那个人的腿之后放倒了他。其他人马上压着这个重新抢走收纳袋的男人开始反击。一瞬间，廉女士的眼睛里亮了起来。她猛地站起来朝他们跑去，脖子上暴起青筋。

“诶，你们这些人，还不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她的喊声和闯入使得这些人停住了动作。她跑过去拿起包砸向最前面那个人的头。“啊。”此人发出痛苦的叫声，其他人也随之起身后退。

“小偷，这些小偷要抢走我的钱包。”

听到廉女士尖叫声，人们开始停下脚步注目于此，于是三人一个个转身逃跑。只有那个便当男人抱着收纳袋蜷缩成一团。她向男子靠近。

“没事吧？”

男人抬头看向廉女士。被打肿的眼皮、鼻血和鼻涕同时流淌着的鼻子、被胡子遮住的嘴巴，他看起来像是打猎时受伤归来的原始人。这时，男人才意识到攻击自己的人消失了，慢慢地坐了起来。廉女士也拿出手帕蹲在那个男人面前。

瞬间，流浪汉特有的恶臭味扑鼻而来。廉女士屏住呼吸将手帕递给他。男人摇了摇头后，用夹克袖子轻轻地揉了揉鼻子。她开始担心自己的收纳袋上会不会沾上了男人的血和鼻涕。

“真的没事吗？”

男人点头，看了看廉女士。看到男人仔细观察的眼神，她顿时觉得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想快点离开这里。行吧，现在该拿回自己的收纳袋了。

“谢谢您帮我保管我的收纳袋。”

男人用右手拿起用自己的左臂包裹着的收纳袋准备递给她。就在廉女士快要拿到收纳袋的瞬间，男人又把它收进自己的怀里。他仔细地观察着受惊的她，打开了收纳袋。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是主人吗？”

“当然，我是主人才会过来不是吗？刚刚不是还跟我通过电话吗？”

因为他的怀疑，廉女士的心情突然变差。男人不置可否地翻着收纳袋找到了钱



包，在里面拿出身份证查看。

“身份证号码。”

“喂！你是觉得我在撒谎？”

“得确认一下……我有责任……把它还给它的主人。”

“身份证上面不是有照片吗？你对比一下就好了啊。”

男子用他那被打得发黑的肿胀眼睛，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廉女士。

“和照片……不太一样。”

荒唐之下，廉女士不由自主地咂舌。一时不知是不是该发火。

“是很久……很久之前拍的。”

男人补充说道。虽然是老照片，但分明还是可以辨认出来是廉女士的脸，这似乎反映出来了男人的健康状况——视力有问题。又或者她是真的老得认不出来了。

“身份证号码……说，说一下吧。”

廉女士短短地深吸一口气向男人一字一句说到。

“520725-xxxxxxx，可以了吗？”

“对，对了。得确认一下嘛……是吧？”

男子看向廉女士的眼神像是在征求同意，他将身份证放入钱包中，再装进收纳袋递给廉女士。收到了收纳袋，感觉心情平息了下来，对男人的感激之情开始涌上心头。从被其他流浪汉殴打坚守收纳袋，到为了好好还给主人而仔细确认身份，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出于责任感。

这时，男的呃地一声起来。廉女士也站了起来，急忙从钱包里拿出4万韩币的现金。

“这个给你。”

看到递过来的钱，廉女士感觉到男人在犹豫。

“收着吧。”

男人没有接过现金，而是把手伸进夹克外套，拿出了不知哪里来的纸团。用这个擦了擦流鼻血的鼻子。然后转身走开。廉女士拿着钱的手变得尴尬起来，注视着男人。他蜷缩着，挣扎着走到放着便当的便利店前，低下了身子。她跟过去。

便利店前，男人看着被打翻的便当自言自语。随后还传来了叹息声。廉女士注视着男人的背影，俯身拍了拍他的背。像是安抚发怵的学生一样，男人一回头，她立马

露出抚慰的表情。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

\*\*\*\*\*

从西部站方向出来，男人顿时停了下来。就像离开自然的怀抱的食草动物，拒绝登上柏油路上的卡车一样。廉女士做出手势，示意他继续前行。最终他走出首尔站的站，和廉女士一起向着葛月洞的方向走去。男人配合廉女士的速度，隔着几步的距离跟在后面，她们迅速地经过葛月洞，走向青坡洞。深秋时分从银杏树上掉下来的果实散发出与男人相似的味道。廉女士开始思考为什么要把他带出来。

就算他拒绝了谢礼，也要想办法补偿他吧。不仅是作为拼命保护自己的收纳袋的补偿，也想支持流浪汉做出的正确行为。应该是因为长时间以来在讲台上对学生们的行动作出反馈，不由自主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廉女士从小开始就是一名基督教徒，对于先展现出善意的流浪汉男人，自己也想成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

大概走了15分钟左右，经过西部站后面的阴暗的街道，映入眼帘的是古老的大教堂。因为在女子大学前面，穿着牛仔裤和短上衣的女生们陆陆续续经过，通过节目而出名的小吃店前排起了长队。廉女士回头一看，男人四处张望，专心观察着街景。也有一些人避开他们。她既好奇又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他们两个人这种组合。因为青坡洞是自己居住的场所。也是自己的便利店所在地。

廉女士朝着淑明女子大学方向走去，后面男人也像尾巴一样紧紧跟着，经过两三个胡同，到达了一个小三岔路口。坐落在三岔路口拐角处的便利店就是廉女士经营的小买卖，也是可以再次向男人提供便当的地方。打开便利店的门，廉女士招手让男人进来，男人怯生生地跟着她。

“欢迎光临。啊，您来了？”

兼职生诗贤放下手机，面带微笑向廉女士打招呼。廉女士也回以微笑，下一秒便看到了诗贤不自然的表情。

“没关系，是客人。”

听到是客人，诗贤看向男人的表情更加扭曲，看来她还没有长大，表情管理都不会。廉女士拉着男人的胳膊走向了便当陈列台。也不知道是有眼力见，还是什么想法都没有，男人默默地跟在廉女士后面。

“随便挑吧，挑你想吃的。”

“嗯？”

“这是我的便利店，不用看眼色，随便挑。”

“那好……诶？”

晒着嘴的男人突然张着嘴呆住了。

“怎么了？没有想吃的吗？”

“没有……朴赞浩……便当。”

“这里不是GS便利店，朴赞浩便当只在GS便利店里面售卖。这里也有很多好吃的，选一选吧。”

“朴赞浩便当……很不错……”

对于男人对竞争对手便利店便当的念叨，廉女士哭笑不得，拿起了面前最大的便当。

“吃这个吧。山珍海味便当，这个菜的种类比较多。”

拿起便当的男人慎重地数了一下菜的种类。看着仔细研究便当的男人，廉女士心想，12个菜。这对你们流浪汉来说是简直算得上是御膳了。可能是确认完了，男人抬头向她鞠躬致意。然后走出店铺坐在了户外的桌子旁，仿佛那是自己的专属座位一样。

\*\*\*\*\*

露天的绿色塑料餐桌很快就成了男人的小餐桌。像是对待什么贵重物品一样，男人打开便当的盖子后，用心把筷子一分为二，然后夹起饭放进嘴里。廉女士在察看男人的所有行为后转身拿过一个即食大酱汤，放在收银台上。诗贤立即扫了条形码，廉女士在大酱汤里倒入热水后带上勺子走向外面。

“和汤一起吃吧。有汤的话应该好一点。”

看看桌上的大酱汤，又看看廉女士的脸，男人立马喝了一口大酱汤，廉女士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递上勺子。他似乎不知道烫，呼噜呼噜地喝了半碗大酱汤，点了点头后，再次拿起筷子。

廉女士再次走进便利店，倒了杯水放在男人的旁边，然后坐在他的对面。她看着男人吃便当的样子不禁开始思考，是冬眠出来后饿了呢？还是为了冬眠需要补充营养呢？总之像是在桶里挖蜂蜜吃的熊。如果是流浪汉的话，一日三餐都没办法保障，块头又怎么那么大呢？流浪汉发胖是不是和贫困阶层肥胖率高是一样的道理？又或者是

因为吃得太狼吞虎咽了？

“慢点吃，没有人跟你抢。”

男人嘴边沾着炒泡菜的汤汁，抬头看向廉女士。不是刚才那种充满戒备的眼神，而是十分温顺的表情。

“好……好吃。”

男人看向旁边的便当盖子，再次补充道。

“真的是山……山珍海味……”

男人的话没有说完，突然低头行礼，随之又喝起了大酱汤。他行动得相当稳定，似乎填饱肚子后才清醒过来。看到他用筷子夹着剩下的炒鱼饼的样子，廉女士也升起一股莫名的满足感。从执着地夹起所剩无几的炒鱼饼的他身上仿佛看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以后饿肚子的时候就来这里，随时给你提供便当。”

男人停下筷子，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她。

“我会跟兼职生提前说好的，不用付钱，直接来吃就好。”

“你是说那些过期的吗？”

“不是，吃新的，为什么要吃过期的。”

“兼职生不……也是吃过期的吗？我觉得……那就很好。”我们便利店不给吃过期的东西。兼职生也是，你也是。吃新的，我会先给兼职生说好的。”

男人一时不知所措，鞠躬致意后又努力拿筷子费力地夹炒鱼饼。廉女士这时才把早就拿过来的勺子递给了他。他拿到勺子后，像是黑猩猩拿到了智能手机一样暂时停了下来。又像是有身体记忆一般，他用勺子把炒鱼饼的残渣舀起来。然后满意地把它放进了嘴里。

男人将头从吃得一干二净的便当中抬起后看向廉女士。

“很好吃……谢谢你。”

“是我该谢谢你帮我捡到收纳袋。”

“那个……原来是那两个人捡到的。”

“那两个人？”

“对……所以我把那两个人教训了一顿之后抢过来的。那个拿着钱包的……”

“那你是硬生生从偷我收纳袋的那个人手里抢走的吗？为了还给我？”

男人点点头，喝了口廉女士倒来的水。

“两个人的话……还是可以打过的。三个……有点困难。但之后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教训他们。”

说完话的男人回忆起首尔站的情况时，不知是不是生气了，露出了牙齿。发黄的牙之间沾有辣椒面，这让廉女士皱起了眉头，但是从男人展示自己力量的样子中廉女士感受到了生机，心情也变得舒畅了起来。

男人喝了口水之后看了看周围。

“但是……这里是……哪里？”

“这里？青坡洞。蓝色山坡。”

“蓝色……山坡……挺好。”

藏在浓密胡须中的嘴角抬起，男人拿起便当和大酱汤容器站了起来。十分自然地把它扔到回收桶里后来到了廉女士面前，从夹克里拿出一大堆纸巾擦了擦嘴。然后向廉女士90度鞠躬后背向便利店离去。

廉女士看着男人像刚下班的上班族一样向首尔站方向走去的背影，转身走进了便利店。她一进来，诗贤就好奇地问这问那。廉女士从意识到丢失收纳包开始一五一十吐露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对于廉女士的经历，诗贤好奇之心和担忧之心参半，连连发出天啊，啊的感叹。

“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有时候都不敢相信他是个流浪汉。”

“在我看来就是个流浪汉没错……赶紧看看钱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廉女士打开收纳包查看，所有的东西都在。笑着看向诗贤的廉女士突然从钱包里拿出了身份证。

“看上去不一样？”

“一摸一样啊。除了那一点点白头发之外，看起来一点都没变。”

廉女士自己又仔细查看了身份证上的证件照，和现在的自己看起来确实很不一样。

“虽然很生气，但是那个人也确实没说错。”

“什么？”

“没什么，还是诗贤你懂得安慰人。”

廉女士对诗贤说：“给所有的兼职生都传达一下，以后如果有大块头的流浪汉来，

就拿便当给他吃。”诗贤虽然面露不悦，但也开始在便利店聊天群里上传廉女士的指示。廉女士一脸满意地逛了逛便利店，但很快又丧了气。在吃男人吃便当期间来过便利店的客人一个都记不起来了。可能是真的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吧，廉女士一下子垂头丧气起来。尽管如此，今天感受到了善意，又给予了他人帮助。这样的话，也算是不错的一天。

“但是您不去釜山了吗？”

“哎呦，瞧瞧我这脑子。”

今天一天还没有结束呢，即使很晚了，也要在今晚之前到达釜山。要去参加表姐的葬礼，顺便打算在釜山多待上几天。

廉女士将收纳袋仔细装进包里，重新向首尔站的方向走去。

\*\*\*\*\*

在釜山待了5天后回来的廉女士来到了便利店。她进来时，诗贤一边给一对情侣客人结算饮料，一边用眼睛向她打招呼。情侣客人一出去诗贤便走出收银台朝她走来。在认真打过招呼并问过便利店这几天的事情之后，诗贤像是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立马紧挨着廉女士说：

“老板，那个人一天都没落下，每天都过来。”

“你在说谁……啊，那个流浪汉？”

“对。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来吃便当。”

“其他兼职生上班的时间没来过？”

“对啊，只在我上班的时间来。”

“那他不会是对你有意思吧？”

对于廉女士的玩笑话，诗贤马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并翻了个白眼。看到诗贤眼中露出的厌恶之意，廉女士连忙笑着对她说是开玩笑。

“是啊老板，仔细想想的话，只在我上班的时间来貌似是掐着整理过期物品的时间点过来的。”

“什么？不是说了给他新的吗？”

“告诉过他了啊。让他吃新的他还是执意要吃过期的盒饭。”

“那也不能这样啊，我都说了要给他新的……这样显得多没有诚意。”

“老板，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的。他一直站在收银台前喃喃自语，而且他身上有

味道，就像是便利店里排泄物没有清扫干净一样。甚至有一位客人看到他站在收银台前就直接走了。这怎么办呢？只能按照他的意思给他之后快点送他出去了。而且送出去之后还要赶紧给便利店换气。”

“唉，知道了。”

“在我看来他就是故意的，怎么能跟神算子似的知道过期盒饭清理时间，然后掐着点过来呢。”

“果然还是懂礼貌的。”

“昨天他来的有点晚了，还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来着。”

看着诗贤用舌头舔过嘴唇，十分担心的样子，廉女士露出了苦笑。每当看到个子高但是身材瘦削又十分心软的诗贤时，廉女士就会联想到被风吹得晕头转向的那种店铺门口招手迎客的气球人。

“诗贤你这么善良，要怎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生存下去呢？”

“老板才是天真，每天给流浪汉送便当……有没有想过万一那个人突然把朋友们带过来怎么办？”

诗贤反击了回去。气球人也是有脾气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欸，那你怎么知道呢。”

“我看人很准的，所以才让你在这边工作的不是吗？”

“果然，您还是厉害。”

诗贤就跟自己的小女儿一样，跟她的交手总是很愉快。廉女士虽然希望诗贤能尽快通过公务员考试，堂堂正正地离开这里，但另一方面，一想到她要离开便利店，心里就充满了遗憾。

叮铃，随着铃铛的响声，客人进来了，诗贤向客人问好后回到收银台。廉女士一边逛便利店一边查看剩下的便当。下决心在整理过期便当的时间点来一次便利店。问一问不知名流浪汉的名字。

\*\*\*\*\*

当天晚上，廉女士回到家后看着电视便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了，手机屏幕上显示是儿子的来电。时间刚过午夜，这两种组合带来的负担感使得廉女士的胃里像是涌上了一股酸水。接通电话，果然从手机那边传来了充满醉意的声



音。儿子不知道她去了釜山，也不知道明天是她的生日。即便如此，儿子还是说着我爱你，很抱歉没能尽到孝道这样的话。这种戏码最终还是会扯到便利店的生存问题。廉女士对儿子说这事不用他操心，但他的回答也还是和往常一样，要是能放弃生意不好的便利店，为自己的事业贡献出所需的资金的话，母亲也能过上更加从容、平稳的日子……这不就是异想天开吗？忍无可忍的廉女士用力反击回去。

“民植，对家人说谎是不对的。”

“妈！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在你眼里你儿子就是那样的人吗？”

“作为一名退休的历史老师，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人，都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受到各种评价。回想一下你过去所做的那些事，你自己能相信自己吗？”

“唉，妈，我觉得自己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姐也是，妈也是，为什么要让我感到更加孤独呢？都是家人，到底为什么呢？”

“你要一直耍酒疯的话我就挂电话了。”

“妈！”

挂断电话后，廉女士走向厨房。心脏像被放在了烤盘上的热油中，一直发出刺痛声，压迫着整个胸腔。她打开冰箱，拿出罐装啤酒，像是要熄灭掉胸中的火气和痛苦一般，咕嘟咕嘟地喝下去。这种喝酒的气势呛得她直咳嗽。自己这样子喝酒居然是为了忘记醉酒儿子的虚无大话，这可真让人寒心。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到这把年纪，凭借干净利落的判断力和决断力，自己的人生一直过得非常顺利。但是子女的问题总是让她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坏了的天枰，无法做出判断。就算是放弃便利店，为儿子的那不知道是事业还是诈骗的所谓计划出一份力，那么接下来呢？青坡洞山坡上，已经褪色了的20年的老建筑物3楼。到时候这个两居室大概会变成自己的唯一财产吧。直到吸干自己最后一滴血为止，可能那时候儿子才会清醒吧。

虽然不想承认，但自己的儿子的的确确是个没出息的诈骗犯。儿媳可能也是知道了这一点，才会结婚不到两年就急忙离婚了吧。虽然当时很愤怒于儿媳的自私决定……但最终只能承认，错误大部分都在自己儿子身上。离婚后的3年里，儿子散尽了剩下的财产，简直可以说是是狼狈不堪。这时唯一能帮助你的妈妈，我在做什么呢？担心首尔站的流浪汉吃不上饭？为什么不能照顾在外醉酒无望挣扎的儿子呢？

廉女士清空酒罐，开始在餐桌上祈祷。能做的就只有祈祷和恳求了。



\*\*\*\*\*

在生日到来之际，廉女士和女儿、女婿以及宝贝外孙女俊熙一起度过了生日。这次女儿一家没有来青坡洞，而是邀请她去到了商住两用的自家小区内的一家韩牛店。女儿居住的东部二村洞Eco Village公寓和廉女士居住的青坡洞公寓虽然同属于龙山区，但却是天壤之别。虽然在首尔地区龙山区是继江南3区之后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区，但青坡洞依然是一个有着密密麻麻的公寓和大学寄宿村的平民村落。女儿和女婿总是说银行才是房东，但一步一步攒下钱，在俊熙上中学的时候能够进军江南那片黄金土地一直是他们的目标。廉女士偶尔会好奇，与自己保守的经济观念不同，这种雄心勃勃的理财理念和生活观念到底是女儿的能力还是女婿的本领，但这一切在两人之间起到了协同效应。结婚后的女儿渐渐不像是自家女儿，女婿也更像亲家家的人。但是万幸的是，比起像儿子一样吵架离婚，生活得比较顺利的女儿一家比较不那么让人担心。但是廉女士隐约地感觉到，不论是对话的方向还是思路，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也会像是从龙山到江南的物理距离一样越走越远。

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在韩牛这种昂贵的烤肉店庆祝妈妈的生日、岳母的生日……说实话，比起感动，负担感更重。毕竟之前女儿一家经常在淑大入口的一家猪排店里给廉女士过生日。怀着别扭的心情坐在那里的廉女士看着外孙女俊熙露出了笑容。虽然俊熙一直在用手机看YouTube完全不在意奶奶的视线，但那也不错。女婿和女儿也自顾自的谈论分期、全款、金融等话题，一点都听不懂。食物快点出来之后能集中精力吃东西就好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最有资格享受的只有我自己，她这样想着。

饭菜终于上桌了。廉女士专注于吃女婿烤好的肉。女儿照顾俊熙，女婿勤奋地烤肉。最终女儿倒完最后一杯啤酒后，像是等了很久终于开口。

“妈，俊熙准备去学跆拳道了。”

“女孩子家家学什么跆拳道……”

“妈，你是知识分子，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学跆拳道哪还要分男女呀？之前俊熙回家时发现她被男孩子打了。是俊熙先提出的要反抗那些学完跆拳道后胡闹的人。”

女儿的话没错。廉女士也觉得自己老旧的想法很尴尬，不由得表情也变得僵硬了起来。在女婿看眼色的时候，女儿喝完了杯子里的啤酒。廉女士急忙将目光放向俊熙，表情放松了下来。

“俊熙，你想学跆拳道呀？”

“嗯。”

俊熙的眼睛一刻都没有从手机上移开过。

“您的住所附近有好的跆拳道场。听说老师也很不错，是国家队常备军，年轻，心态也好……在东村妈妈咖啡厅里很有名。”

“东村妈妈咖啡厅？”

“东部二村妈妈们的聚集场所，网上的。”

“那那个教练是不是傻？得搬到容易赚钱的东部二村洞啊，怎么能委屈在青坡洞的小胡同里呢？”

“那个教练也想啊。但是这里有点贵嘛。不管怎么样也不能等他搬来这边啊，要送俊熙过去，需要妈妈帮忙。”

柔软的韩牛突然像被卡在了喉咙眼一样咽不下去。廉女士当然不讨厌和俊熙呆在一起。但是，她没有办法选择呆在一起的时间点，这一点让她非常担心。

女儿希望廉女士能够在俊熙学习跆拳道和学习小提琴之间空闲的两个小时照顾她。另外，由于补习班的接送时间不好配合，所以小提琴补习班只能由廉女士亲自乘坐公交车接送。退休了的同时又看起来没有什么工作的外婆照顾孙外女两个多小时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廉女士也有一定的工作。便利店也要随时去检查，教会也要去，为了预防老年痴呆每天还要抄写英文单词。但是，如果廉女士的工作和女儿或孙女的工作时间相撞，那么理所当然自己的事情要往后排。

廉女士不得不接受女儿的请求。虽然没有提到报酬，但是相信女婿和女儿会看着办的，于是便应了下来。

在独自乘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廉女士想起了便利店的职员。与不听话的儿子和傲气十足的女儿相比，总觉得一起工作的职员反而像家人一样舒服。如果这样说，女儿又会说如果把职员当做家人一样使唤的话反而是不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并没有要求职员们把自己当成家人，也没有把职员当成家人一样使唤，拜托他们做过分的工作。廉女士安慰自己说：“因为现在可以近距离依靠的人是便利店的职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上午时间负责便利店的吴女士是认识了20年的同一个小区的朋友，还跟自己是同一教会的教徒。实际上，两人也像是亲姐妹一样，总会一起分享日常琐事。下午工作

的诗贤既像女儿又像侄女，让人不自觉得想照顾她。在这里工作了快一年，除了偶尔会算错账之外，从没惹过什么麻烦。不管怎么样，光是一年期间一直在这个时不时人满为患的便利店兼职这一点就已经感谢了。这样看来的话，从开业之初就开始负责便利店夜间兼职的成弼对她来说也是一等功臣。两年前便利店刚刚开业，正是因为时不时就辞职的夜间兼职而头疼的时候，50多岁的成弼找上门来。他住在便利店附近的半地下，是两个孩子的家长，他本是经常来买烟的小区大叔。那时刚贴上夜间兼职招聘信息，他就问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工作。他刚好处于失业状态，而且很难再就业，所以想做夜间兼职赚取生活费。廉女士能感受到作为家长的迫切，于是为他加了500韩元的时薪。刚好新政策提高了最低时薪，成弼这才能每月拿到超过200万韩元的工资。从那以后的1年半期间，他日夜颠倒，坚守在最辛苦的便利店夜间兼职的位置。

像家人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从老板的立场来看，应该希望他们继续在便利店工作。尽管如此，如果准备就业的诗贤和以再就业为目标的成弼能获得如愿以偿的机会，廉女士也会下定决心怀着喜悦的心情让他们离开。甚至她还曾给诗贤介绍过一个不错的工作。幸好她一天都没撑住回来了。回到便利店后，诗贤说看来自己还是没有做好成为上班族的准备，那时想要重新在这里工作的诗贤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周末的兼职由淑大的学生们负责，周中有缺人的时候就由教会青年会学生们负责。有了这些喜欢兼职短短一两天来赚零用钱的兼职加入后，大大减少了廉女士的工作，这让用人成为最大苦恼的个体经营户松了一口气。像家人一样的固定职员和还很纯真的大学生兼职生们守护着便利店，称呼她为老板，这让她总是感到很神奇，又很感谢。

这样下来，就只剩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生意不好。

廉女士依靠教师退休金可以安稳地自给自足下去。开便利店是因为在考虑如何处理丈夫的遗产时，当时经营着3个便利店的弟弟提出了这个建议，自己也欣然接受。弟弟说如果想依靠便利店赚钱的话，至少要有三个卖场，并一再强调要继续扩张，但廉女士始终认为只经营一个就足够了。自己靠退休金就可以生活，这个卖场的运营可以解决便利店职员们的生计问题，这就足够了。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这样，但是现在吴女士和成弼如果不是因为这家便利店，生计问题都无法解决，诗贤也是靠这份工作来赚取公务员考试准备期间所需要的费用。廉女士一生都与老板或个体户相距甚远，之所以如此重视便利店的经营，是因为她意识到这个事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

是关系到职员的生活。

其实刚开始便利店的生意还算不错，但在开业6个月后，距离不到100米的地方又新增了两个不同的便利店，这两个便利店开始疯狂竞争。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地展开竞争攻势，相对安静的廉女士的便利店销售便持续减少，直到现在。

廉女士没有想过利用便利店去赚很多钱。只是担心如果销售额减少最终导致倒闭的话，职员们会无处可去。但没想到竞争如此激烈，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

第二天廉女士在整理过期便当的时间点来到了便利店。看到那个流浪汉正在打扫室外桌子。在寒风瑟瑟的秋日傍晚，男人正慢慢地捡起烟头、纸杯和啤酒罐。用迟缓的动作把捡起的垃圾带到分类垃圾箱，慎重地观察后仔细分类的样子看起来十分专业。这时，诗贤拿着便当放在室外餐桌前，叫了一声他。男人回头微微点头致意，诗贤也用目光打了个招呼转身，正好与观望的廉女士眼神相对。

“哎呀，您来了。”

“还帮他准备盒饭呢？”

“嗯，他不还帮忙打扫卫生嘛，为了表示感谢。”

诗贤微笑着进入了便利店，廉女士的视线重新转向流浪汉。见到她后男人立马鞠躬致意，然后打开了便当的盖子。廉女士默默地走过去与他面对面坐着。便当应该是在微波炉里加热过了，正在冒着热气。廉女士的存在可能让男人有点不自在，稍微磨蹭了一会后，廉女士用手示意男人吃饭时，男人才掰开了筷子，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拿出绿色瓶子。

男人打开装有半瓶烧酒的绿色酒瓶后把酒倒在收拾时留下的纸杯里。廉女士没有特别制止，而是看着他一边吃便当一边喝烧酒。很快，男人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不自在，专心吃起了饭。

当男人快要把便当和烧酒都解决掉的时候，廉女士走进便利店，带了两个罐装咖啡出来。再次坐在男人对面后递上罐装咖啡，男子高兴地笑了起来。他低着头专心喝咖啡的样子，像极了是在喝蜂蜜水。廉女士也打开咖啡喝了起来，感觉深秋的凄凉气息都融入了温暖的罐装咖啡中。在夏天，喝醉酒的客人在这里或吵闹或抽烟，因此总会收到很多投诉，他们还会随意乱丢垃圾，很难去管理，但便利店的露天桌子这个小小的地方，确实也是小区的休息场所。这也是她不顾多次投诉和职员的抱怨都没有去

掉这里的原因。

“天气……很冷吧。”

就好像幽灵在旁边吹了一声口哨，廉女士惊讶地看向男人。因为吃饭时一句话都没有，所以她自觉男人不喜欢对话，甚至都要放弃问男人的名字了。但是在男人先开口之后，廉女士又重新产生了兴趣。

“是啊。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准备一直待在首尔站吗？”

“就是因为变冷了……才更要待在那里。”

怎么回事？比起上周见面时语气都变得更加稳定了。可能是来便利店吃便当之后都变得社会化了吧。廉女士决定趁此机会，尽可能多地询问自己好奇的问题。

“你一天只吃这一顿吗？”

“教会活动……能吃午饭……但是不喜欢让我唱赞歌。”

“也是，唱赞歌是有点那个什么。但是你家在哪里呢？没想过回去吗？”

“……不知道。”

“那我能问你的名字吗？”

“不知道。”

“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那年龄呢？你之前都干了些什么呢？”

“不…不知道。”

唉。

话是说了，但是却没得到答案。这样和沉默有什么两样？就连眼力见儿快的廉女士也猜不出是男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是在装不知道。但是她没打算放弃。如果想交流的话，首先无论如何也要决定好互相的称谓。

“那我应该怎么叫你呢？”

男人没有回答，而是把目光转向了首尔站。是想回去了吗？去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空间。这时他又转过头，正面望着廉女士。

“独……孤……”

“独孤？”

“独孤……大家……都这样叫我。”

“你是姓独孤呢？还是名字就叫独孤。”

“就是……独孤。”

廉女士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知道了，独孤先生。你之后每天都要按时过来。几天前来的晚了还担心你来着。”

“不……不要这样……不要在意我。”

“一个每天按时按点出现的人突然来晚的话怎么可能不在意。所以之后每天都要按时来。来吃便当，打扫打扫卫生，就当作运动了，这样不是挺好吗？”

“如……如果钱包丢了的话，告诉我。”

“嗯？”

“我再帮你找回来。我没……没什么可以报答的地方了……”

“我还以为你很懂事呢……难道我就为了寻求你的帮助，还要故意把钱包弄丢吗？”

“不是……不能丢掉……不管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告诉我。”

廉女士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里并不迫切地需要什么帮助。还是对他来说，这个便利店也看起来让人寒心呢？她正视着独孤先生，决定结束对话。

“独孤先生，先帮帮你自己吧。”

他难为情地低下了头。怎么这就退缩了呢。

“而且，让你来这里吃便当是为了想要帮助你。所以我不能放任你在这里喝烧酒。”

……

“便当是正餐，不是下酒菜。我帮你可不是为了让你喝酒的。”

“一瓶……根本没什么感觉……”

“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这个露天餐桌是我的所有物，你就知道这里不允许喝酒就行了。”

独孤先生默默地咽了咽口水。接着把视线转向烧酒瓶，然后静静地拿了起来。廉女士突然紧张，他不会用这个攻击我吧？但是他只是把烧酒瓶放在空的便当容器上后，起身晃悠悠地移动到分类垃圾里。廉女士静静地松了一口气。返回的独孤从夹克中拿出一堆不知名的纸巾擦完桌子后向她鞠躬致意。

廉女士目送这位被称为“独孤氏”的男人离去。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到：独孤？是孤独的意思吗？还是因为是独居者而被称为“独孤”呢？她决定暂时不去



在意他那像名字一样凄凉的身影。

\*\*\*\*\*

“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可能不能在这里上班了。”

当天，廉女士正在晚餐时间看着便利店，一边与诗贤闲聊，刚上班的成弼的突然说的一句话让她不由得惊慌失措起来。他用手抚摸着头发说经过熟人的介绍获得了给中小企业老板当司机的工作，因为要在三天内上班，所以只能突然辞职，这张善意的脸庞满带歉意请求着廉女士的谅解。

夜间兼职是便利店最辛苦的时间段，兼职生也很难找。在过去的1年半时间里，多亏成弼默默守护，才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那些夜晚……这个位置又空了。虽然能找到兼职生，但因为辞职太突然，所以招人的期间需要有人补上。一想到直到找到稳定的兼职生位置，之后一段时间要一直这样度过，廉女士已经开始头疼了起来。

廉女士想起了之前决定如果成弼因再就业离开便利店的话，会无条件支持他的决心。于是对成弼说了一些之前我们便利店的晚上多亏了你没出过什么事之类的客套话，还承诺会发放奖金。成弼面带感动的表情回答说：“剩下的三天也会继续努力工作的。”

“老板好帅啊。”

在成弼去仓库拿工作背心时诗贤竖起大拇指对廉女士说道。

“你也好好准备考试。考上了的话就给你买正装作为礼物。”

“真的吗？那买贵的也可以吗？”

“新人穿的太贵的话会被盯上的。不会给你买差的。所以你就认真学习吧。”

“好。”

“唉。得赶紧找夜间兼职了。你看看你朋友中有没有闲着的。我也问问教会的青年会。”

“会给我酬金的吧？”

“可以，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你就来做夜间兼职。”

“不要！”

“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人的话，夜间兼职不是你就是我了。吴女士因为儿子不行，不就只有我们两个了吗？我这个老太太夜间守在这里，还要陈列好东西，你觉得这能行吗？”

廉女士在说这段话时，诗贤的表情模棱两可，眼神也飘忽不定。

“我试着找一下吧，闲着的人还挺多的。”

“你就说有一个很好的老板。”

“当然。”

\*\*\*\*\*

廉女士看着不断涌入的货物箱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生意不好，怎么还如此贪心地订购呢？她开始埋怨自己。配送人员只送货上门，她只能搬起堆在门口的箱子。从这里到仓库，便利店职员要亲自搬进去。只搬运几趟腿就开始发抖。廉女士看着把最后一个箱子堆起来的配送人员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成弼辞职一周后还是没有招到人，果然夜间兼职不容易找。最初三天是几个月后即将入伍的教会青年自愿负责，但只工作几天后，就撒一个很明显的谎——父母反对后就立马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么没有担当，真担心他要怎么在部队坚持下去。但其实她更该担心的是便利店的夜晚。

此后，廉女士因为这个工作连续3天熬了夜。诗贤用充满歉意的表情告诉她因为特别讲座的原因，从凌晨开始就需要去鹭梁津，所以没有办法夜间上班。真讨厌！真想出题确认一下她是否真的在认真学习。其实，历史老师出身的廉女士闭着眼睛都能解决公务员考试中的历史问题，在这个领域，她也可以帮助诗贤。但是诗贤坚决拒绝说：“比起老师，更想以老板的身份对待廉女士。”也许对于诗贤来说，在便利店打工挣零花钱比学习要更浪费时间吧。

又在为别人担心了。现在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夜间兼职。白天给儿子打电话的结果也只发了一通火。儿子只是火上浇油地说：“难道我是无业游民吗？就算是无业游民，我这样的高级人才也不能在便利店当夜间兼职生吧，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把便利店卖掉投资我的事业，何必要吃这种苦头呢？”廉女士生气地对儿子说今后你在便利店连一个口香糖都别想吃到后便挂断了电话。随后喝完一罐啤酒后就倒下睡着了，听到闹铃声又起身准备去便利店接替诗贤。因为儿子酒量都增加了。作为一个教徒这样是可以的吗？上帝为什么给我一个儿子又给一大堆麻烦事，同时又存在酒这种东西呢……廉女士实在是搞不懂。

物品箱搬到了仓库后验收完毕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午夜。现在要陈列物品了。因此，她像松鼠一样，在仓库、货架、收银台之间来回穿梭了整整3个小时，结束时已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她把上身靠在柜台上，用力打着哈欠睁开自己的双眼。幸好没有客人，不然就有的忙了。但是没有顾客不就是店面倒闭的征兆吗？

这时，随着叮当的响声，一群人骂骂咧咧地进入便利店。20岁出头的两个醉酒的女生和两个明显也是喝醉了的男生进来了。两个分别染着黄头发和紫色头发的女孩不停地掺杂着脏话自言自语，男孩子们用居心叵测和装模作样的语气讨好那些女孩子。不管怎么看他们都不是淑大的学生，而是像在南营站附近的酒吧喝了一杯后过来的孩子们。

“哎呦我去，这里没有鲷鱼烧冰淇淋（Samanco）。”

“不是在这里嘛。年糕鲷鱼烧冰淇淋。”

“不喜欢年糕。特别讨厌。”

“傻吗？那就找没有年糕的鲷鱼烧冰淇淋。我要吃bibibig。”

“你们知道鲷鱼烧冰淇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便宜又量大。”（注：鲷鱼烧冰淇淋的韩语짜만코的读音与便宜量大同音）

“在这说什么呢？还在找鲷鱼烧冰淇淋？唉怎么没有比比毕呢？我想吃红豆啊操。”

看到他们絮絮叨叨地骂人，廉女士不禁地皱起了眉头。但是要忍着。不管对喝醉的人说什么他们不会听的。

“这里有babamba。就吃这个吧你。”

“你是傻子吗？babamba是栗子，我说我想吃红豆。”

“想吃红豆的话就吃红豆沙冰冰淇淋呗。这里不是有。”

“冷成这鬼样子吃什么沙冰。你这傻逼。”

“什么？你说什么呢妈的。”

“那个，学生们……”

忍无可忍的廉女士大声地冲他们喊到：“不要在别人的卖场随便骂人，快买完回家吧。”最终还是没忍住。她似乎对骂人的孩子过敏，再也忍受不了他们低俗的言论。但是他们既不是廉女士的学生，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可是醉酒的流氓，最终他们皱着眉头朝廉女士走来。廉女士紧张起来，猛地咽了咽口水。

一个染着黄发的女孩来到面前之后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老太婆。你是九尾狐吗？你有几条命？”

“是你们先在这边大声吵闹的。监控都拍到了。”

廉女士极力克制慌张并警告道。这时，一个紫发女孩把鲷鱼烧冰淇淋 ( Samanco ) 摔在廉女士面前。

“结你的帐吧。别逼我把你的眼睛打成鲷鱼眼睛。”

两个女孩哈哈大笑，像是马上要对廉女士动手的样子，两个男孩子在后面看着这个情景也嬉笑不已。瞬间，廉女士的火气也上来了，决定不再忍耐。

“不卖给你们了。出去！不然的话我就叫警察了。”

这时，黄发女孩拿起鲷鱼烧冰淇淋轻轻拍了拍廉女士的头。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让廉女士睁大眼睛不知所措。

“老太婆，你刚才说什么？学生们？我们哪里看上去是学生了？你们这些老东西看见个年轻人就说是学生。我不上学了，我把一个你这老太婆一样的老师痛揍了一顿之后就被退学了！”

当黄发女孩准备再次用鲷鱼烧冰淇淋敲打廉女士脸颊的瞬间，廉女士紧紧抓住了女孩的手腕。

“我是真的要教训你了。”

廉女士用尽全力紧紧抓住女孩的手腕。黄发女孩起声反抗，但输在了力气上。相反，廉女士一放手，女孩就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看到这个样子，紫发女孩抓住廉女士的肩膀，廉女士条件反射性地抓住女孩的头发，压在了放着鲷鱼烧冰淇淋的收银台上。

“揍成鲷鱼眼睛？这是对长辈该说的话？”

廉女士不顾紫发女孩的挣扎，紧紧抓住她的头发，女孩一度像是灵魂出走一般。廉女士放手后女孩立刻神情恍惚，气喘吁吁地咳嗽起来。于是，男孩们的表情变得凶狠起来。廉女士急忙将有线电话的听筒放下。就这样放着的话，时间一长，就会自动拨给附近的警察署。

“你这个老太婆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一个男孩子跟要打碎POS机似的扑了上去。被吓到的廉女士连忙退到了收银台边。这时他哈哈大笑，拿起了听筒，放在有线电话上。

“谁没在便利店当过兼职啊。为什么放下听筒？叫警察是要干什么？”

失误了。与其放下听筒，不如按POS机紧急按钮。他再次嘻皮笑脸地对身边的人

喊道。

“快！拿东西！把监控拿走就好。钱也拿走！”

廉女士突然感到背脊发凉，动弹不得。男孩们开始兴奋地发出怪叫，女孩子们扑向了POS机。胆战心惊的廉女士不知所措，手一直颤抖着。

这时随着一声叮铃的响声，有人开门进来了。

“喂……你……你们这些狗崽子们！”

传来的是打雷一样声音。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视线瞬间转向了门的方向。廉女士也艰难地抬头一看，是独孤。这不是独孤嘛。

“对长辈……这是，这是干什么呢！”

不是喃喃自语的露宿者，也不是一动不动的病熊，独孤的声音十分洪亮。廉女士看着独孤像救援的军队降临一般，感叹不已。但是小混混们眼中的独孤似乎并不一样。

“这又是个什么鬼东西。啊！好臭！”

“这怕不是个流浪汉吧？妈的，真倒霉。”

男孩子们一起向独孤扑去。独孤用身体顶住了他们。换句话说，就是堵住门用身体来承受了两人的攻击。男孩子们看到独孤在防御，便更加粗暴地挥拳。相反，独孤像球一样蜷缩在门前，一动不动。

在谩骂和殴打持续了一会后，传来了警报声。女孩子们先察觉到了，男孩子们也明显惊慌了起来。他们试图推开独孤出去，但是没能推开像巨大的障碍物一样在门前支撑的他，只能捏住鼻子。

“妈的，让开！快点让开！熏死人了！”

两个制服男子出现后，小混混们的挣扎终于停止了。这才使廉女士的心脏平静下来。慢慢地站起来给警察们打开大门的独孤宽大而稳重的后背映入眼帘。下一秒转过头的独孤对着她露出了皱巴巴的微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脸上布满了从眼角流下来的鲜血。尽管如此，独孤依然面带微笑。

\*\*\*\*\*

在警察署，孩子父母之一的中年男子看到独孤肿胀、破裂的脸庞后，提议私下解决。令人惊讶的是，独孤没有同意，而是提出了其他要求。他走近那些酒还没醒的家伙，叫他们举起双手。一开始他们还犹豫不决，但中年男子的怒斥之下，他们立即像

罚站一样举起双臂。

出了南大门警察署的廉女士和独孤一起走向了凌晨的南大门市场。经过一个个准备做生意的商人们之后走向了胡同里的醒酒汤店。独孤的脸上贴着创可贴，呼哧呼哧地把牛血醒酒汤塞进嘴里，她一脸怜悯、叹息的表情，汤勺拿起又放下。

“最近的孩子多可怕呀，你怎么能那么冒险呢？”

“我……不是说过……对付两个人没问题嘛。”

脸上的创可贴仿佛是一个勋章，他一直摸来摸去，就像是在炫耀。廉女士本来还想多说什么。突然又想明白自己才是冒险的那个人，她苦笑着看向独孤。

“谢谢你。”

“我这算是……付饭钱了吗？”

“当然。但是你怎么会早上过来呢？”

“听说您晚上……要上班。睡不着……又有点担心，就来了。”

“唉。我更担心你。”

不知是不是不好意思了，独孤挠挠头又低头开始吃饭。

“看你站出来的气势还以为你从小就很会打架呢。谁知道你就一直挨着呢。幸好警察来了，不然还不知道你要伤得多重呢。”

“警察……是我叫的。”

“嗯？”

“附，附近……有公用电话。看到他们开始挑事…就报完警过去的……这样的话，挨点打……警察就会来救我们。”

一瞬间，廉女士张大嘴巴惊讶不已。独孤不仅很有懂礼数，脑子也很聪明。最重要的是不仅为自己在周边巡查，还替自己挨了打。廉女士顿时又感叹又感动。她又将视线转向看上去若无其事地挠着脑袋喝着醒酒汤的独孤。

“要给你点一瓶烧酒吗？”

独孤的眼睛瞬间放大。

“……真的吗？”

“但这是最后一次。喝完之后你戒酒的话就来我们便利店上班吧。”

独孤的头微微倾斜。

“我……我吗？”

“你可以的。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晚上可以待在暖和的便利店里，又可以赚钱，这不是很好吗？”廉女士直视独孤的眼睛回答道。独孤躲开视线，看上去有些为难的不断抽动着颧骨，然后转过小眼睛观察她。

“为什么……对我好？”

“这是你应得的。而且晚上的便利店又累又恐怖，我做不到，需要你来帮我。”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怎么不知道。你是帮助过我的人。”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你能相信我吗？”

“我可是一个老师，退休之前见过数万名的学生。我很会看人的。你只要把酒戒掉就能做好。”

过了很久，独孤一直抚摸自己的胡子，又揉揉自己的嘴唇。虽然是突发奇想提出来的建议，但如果遭到拒绝的话，可能还是会不舒服。廉女士很想敦促独孤快点决定，不要再用手摸胡子了。

这时独孤似乎下定了决心，眼睛看向廉女士。

“那……再多点一瓶。只喝一瓶就戒掉的话……有点不够……”

“可以。吃完饭之后我先给你点钱，你去洗个澡，剪个头发，再买点衣服，可以吗？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之后晚上来便利店。”

“……谢谢。”

廉女士点了两瓶烧酒。她亲自打开瓶盖，倒了一杯烧酒给独孤。又给自己的烧酒杯倒满。

两人干杯，就这样签订了合同。

## JP OF JP

诗贤无数打工生涯的终点是便利店这件事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最自然而然的结果。她自己也是便利店的常客，之前的各种兼职经历都可以很自然的融入便利店业务中，所以也就很容易适应。在化妆品店学习到的接客和收银台业务诀窍与便利店的工作几乎相似；在配送公司时负责包裹分类工作，这也与便利店物品陈列相似；在连锁咖啡店，她熟悉了如何去应对被称为“JP OF JP”的极品客人；在排骨店里，她也见过将自己烤焦的肉归咎于员工的JP客人，自己的强心脏也是由此锻炼出来的。

便利店的业务结构是一个很容易遇到JP的地方。一年前，诗贤来到这家便利店，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交接工作，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每天下午两点到十点，工作8个小时，一边又要准备公务员考试。能够在这里稳定工作一年的最大原因就是老板是个对兼职生很不错的人。作为高中历史教师退休的老板时常让诗贤觉得大人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最近便利店为了不给周休津贴，不设每周工作5天的兼职。会让兼职生两天三天地间隔着工作，所以便利店员工更难以在一个地方安稳地工作。但这里的兼职生都是每周工作5天。另外，老板将像诗贤这样的兼职生应该做的事情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分的很清楚，以身作则，最重要的是老板很重视这些兼职生。

老板不重视员工的话，员工也不会重视客人。

这是诗贤在靠餐饮业起家的父母那里学到的道理。店铺的经营归根结底也是用人事业。不重视顾客的店和不重视员工的老板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会完蛋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青坡洞这家便利店至少不会倒闭，只是赚钱似乎并不容易。此前，附近出现了两家其他的便利店，老龄人口较多的地方比起便利店更喜欢社区超市。虽然还有淑大的学生们，但由于便利店的位置离学生上下学的大街上稍微有点远，所以对便利店的生意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只是会来一些寄宿或独居的学生。

生意不好实际上对于打工的诗贤来说反而可以轻松地工作。所以说她怎么可能从这种兼职生都可以轻松工作的便利店辞职呢？但是同时又对老板感到抱歉，于是诗贤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直亲切地接待客人。因为得有经常光顾便利店的常客，才能维持店面继续营业下去。



即使是这样锻炼出来的诗贤，也十分讨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JP客人。看起来40岁左右的这位大叔身材瘦削，眼睛外凸，只看外貌就很凶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不说敬语，结账时还会把钱扔在收银台上，这样的行为惊到了她。他就像把诗贤当做了机器一样，用非敬语自顾自的说出自己想要的物品，并催着诗贤结账。但是又因为指出了诗贤的失误，所以没有办法抗议，只能受着，这令诗贤更加气愤。有一次，他把买二送一优惠时间刚过一天的零食拿来结账，结账时当然显示没有优惠活动，于是他就像日本巡警一样开始追问。

“怎么没有优惠？”

“您好，这个活动截止到昨天。现在没有优惠了。”

“那活动结束了为什么那个指示牌没有拿掉？我苦恼了好久才选的这个东西，这要怎么办？这次直接给我打折。”

“这样是不行的，活动指示牌上面是有显示优惠活动的的时间的。如果您仔细确认一下那个的话…”

“不是，我老花眼，写得那么小怎么看？最近超过40岁的人几乎都有老花眼，期限不应该标识的大一点吗？这是在歧视中老年人吗？作为道歉给我打折。”

“客人，不好意思……这有些困难。”

“不吃这破零食了。烟。”

“您想要什么烟？”

“我经常抽的那个。我天天来买烟，这样还背不下来吗？对常来的客人这样还能做生意吗？啧。”

第一个失误是没能及时拿掉过期的指示牌；第二个失误是虽然知道他抽什么烟，但是因为被他的说教弄得晕头转向而问了烟的品种。事实上，只要他不是老花眼，就能看到活动时间，不买那个零食，所以第一个算不上是失误；第二个也根本不是诗贤的过错。但是这个JP客人利用不上不下的情况，像是在对诗贤撒气一样絮絮叨叨。

拿到香烟把钱扔在收银台上后，他带着找的零钱走到外面的露天桌子旁开始抽烟。虽然贴上了禁止抽烟的标语，但他还是不管不顾地抽着烟，烟头也随地一扔。自己表现出各种丑态，明明不是别人的失误却追究别人过错的人真是JP OF JP（极品中的极品）。

这个JP客人大概在8点到9点之间会来便利店，每到这个时候诗贤的心里就不舒

服。从门边响起叮铃声，一张眼睛像金鱼一样凸出的脸出现开始，直到结完账他离开便利店为止，诗贤心脏一直会颤抖个不停。今天又会搞些什么事情呢……不安和不舒服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但因为他只有那个时间点会来买烟和零食，所以她安慰自己说：“就当是邻居住着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偶尔碰面的时候就受着这些恶心的事情就好了。”

\*\*\*\*\*

在深秋已过的某个傍晚，当老板和一个男人走进便利店时，诗贤不由得瞠目结舌。她第一次体会到胡子在男人的容貌中所占的比重是那么大。虽然知道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依赖“造型”，但看到像杂草一样的胡须和鬓角被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独孤的脸庞时，想起的不是想远离的流浪汉而是像模像样的亲戚叔叔。而且头发也剪短了，那身像用脏水洗过的夹克和棉裤被换下，穿着宽松衬衫和牛仔裤的独孤看起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虽然眼睛有点小，但高挺的鼻梁和胡须消失后变得干干净净的嘴形，从看起来很坚韧的下巴线条中甚至可以感受到男性美。再加上宽阔的肩膀和背部增加了稳重感，蜷缩的姿势也改掉了，站直后看起来个子也更高。

将脱胎换骨的独孤带来的老板似乎在介绍自己制造的机器人一样，以欣慰的表情对诗贤说：“他以后就是夜间的兼职了”。对独孤的变身印象不错的诗贤顿时心中乌云密布，老板甚至提议让诗贤负责独孤的卖场业务教学。天啊！老板的提议不就是指示吗。

诗贤推脱说：“不管怎么说，作为教育者，经验丰富的老板的教学应该做得更好”。但老板还是坚持让诗贤负责，其理由是，无论是POS机的使用方法和客人接待，年轻的诗贤都更了解。老板表示，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教会他夜间收货和卖场产品的陈列。诗贤不得已接受了。现在，自己和老板要让独孤成为这家便利店的工作人员。因为空着的夜间兼职不可能永远由老板来负责。

事实上，诗贤并不是特别讲义气或者很会照顾别人的人。她几乎就是最近大家常说的“社恐”，朋友也不多。因为平凡地从大学毕业，觉得最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就是平凡的公务员，所以才准备9级考试。问题是现在周围的人都在准备考公务员。在诗贤看来，那些充满生活激情和华丽资历的只不过是挑战一下稳定的生活才会选择公务员，因此竞争率飙升。你们不是很有挑战精神，而且很合群，又有海外留学经历吗？那样的话可以追求更进取一点的工作领域啊，为什么大家都要把时间花在这个明



显就很无聊的公务员上呢？这样的东西能不能交给我这种习惯于无聊的人呢？诗贤因此无比苦恼又意见满满。

另一方面，对诗贤来说，廉女士的便利店也是一个可以提前体验公务员生活的地方。大学毕业后就业失败，准备公务员考试，辗转于各种兼职工作，终于在这里安家落户，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上午在鹭梁津上课，下午坐地铁来到南营站，在这里工作到晚上，然后下班回到舍堂洞的家里，这样的日子已成为她熟悉的日常生活。妈妈问过自己为什么不在社区的便利店工作要去青坡洞。但对诗贤来说，在小区便利店工作，遇到认识的孩子或家人是再可怕不过的事情了。而且青坡洞其实是过去自己暗恋的男生居住的地方。跟着他来过两次这边，所以对诗贤来说也是个有回忆的地方。在这边的华夫饼屋吃过非常好吃的草莓雪冰，也一起在这里约会过，如果那算得上是约会的话……那个男生突然去了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直到几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回来。没准儿已经和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女人在一起了，又或者做着给袋鼠喂食的兼职，与小袋鼠坠入爱河了。

总之，位于青坡洞胡同一个角落的这个便利店现在是可以给诗贤带来最大安全感的空间。在公务员考试合格之前，她完全没有离开这里的打算。最重要的是与公务员考试一起准备的日本打工度假告吹后，她更下定决心成为这个便利店的地缚灵。当时暗恋的那个家伙去澳大利亚打工度假后就杳无音信，诗贤也下定决心去日本打工度假。她毕业于日语系，是日本动漫狂粉，这对诗贤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之一，但事实却是一拖再拖……该死。今年6月，韩国与日本展开贸易战争，韩日关系恶化后，她的“B计划”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果成为公务员，每个季节、每个周末都要去日本小城市旅行的梦想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事情。

诗贤在经历个人梦想因外交问题而无法实现后，才真真切切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她觉得自己和那些去广场拿着蜡烛示威或为足球加油的人完全不同。她的人生在房间角落的显示器里。仅凭奈飞和网络就可以充分接触这个世界并享受人生，在便利店这个属于自己的温室里会无比放松。也许正因如此，有时甚至会觉得比起成为公务员，更希望在便利店打工的生活能持续下去。辛苦地当上公务员，最终也只是更大的便利店吧？在给国民提供便利的空间里，与另一个JP见面……正因如此，现在这个熟悉的空间对于诗贤来说是必须守护的一个小基地。

就算是为了守护这里，诗贤也要帮助流浪汉孤独。给他准备过期的便当时，只是

想到做了善事心情会变好。但是与他沟通并进行正式的教学不得不是一件很有负担的事情。她首先需要熟悉独孤的口音，还要适应他迟缓的举止。最重要的是，还要忍受虽然洗干净了但还是隐约散发的流浪汉的气味。

独孤学习诗贤的教学内容是很认真。他拿出不知名的旧笔记本，一边擦完圆珠笔上的脏东西记录客人接待的顺序，一边画着画记录货架整理规则。因为这种努力很可嘉，所以诗贤耐心地为她一一教授。途中有客人进来了，诗贤向客人打招呼后用胳膊肘示意犹豫不决的独孤，独孤却只是发出：“欢…欢迎……”的声音，话语含糊不清，客人不会觉得那是在打招呼，而是她和独孤进行的对话。她叹了一口气把他带到收银台。

与他一起并排站在收银台前的诗贤慢慢地一次又一次为他示范商品的结账过程。独孤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过程，但是目前为止还是不能独自负责收银台工作。

“今天晚上老板会和你一起待在便利店，但明天开始就是你一个人了。所以你一定要记清楚。”

“知……知道了。但是两个东西一起结账的话……”

“只要相信电脑就可以了，程序都是输入好的。根据商品的更新，系统也会立即更新。直接对着条形码扫就可以了。”

“就…对着…扫…”

“扫什么？”

“商…商品。”

“商品的哪里？”

“那个……很多条的……条码？”

“是条形码。就对着条形码的条扫一下就可以了。OK？”

“O…OK。”

诗贤虽然一时有些冒火，但她对于可以指使看起来比自己大20岁的大叔并教导他这件事，感到很欣慰。最重要的是，老板一边和朋友在便利店里面的桌子旁聊天，一边随时观察着诗贤的教学，对此她感到非常满意。诗贤很喜欢老板，如果在学生时代遇到像老板一样的老师，也许她就不是动漫发烧友，而是历史发烧友了。

不管怎样，要让这个木讷的、刚从流浪汉毕业的大叔独自站上收银台。诗贤突然

对正在笔记本上画条形码的独孤投向了廉厉的目光。

\*\*\*\*\*

第二天，吴女士突然向结束补习班课程进入便利店的诗贤走来。

“诗贤，那个笨熊一样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她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音。因为第一次觉得大人们经常使用的“笨熊”这个词听起来这么恰当。吴女士质问的语气就好像是诗贤把独孤带来的一样。不对，吴女士说话的语气总是有一种盘问的感觉。不知道是性格本来就那样，还是因为儿子太捣蛋。她对所有人说话都带着攻击性的语气，甚至对客人也是一样！

“不是，别光笑，回答我的问题啊。是诗贤介绍的人吗？之前是干什么的？怎么话也听不懂，说话也结结巴巴的。”

“不是我，是老板亲自招到的人。”

诗贤懒得说太多，一本正经的说完这句话后便向仓库走去。

吴女士只有对老板说话的时候是温柔恭敬的。她和老板是邻居，去同一个教堂，会称呼老板为姐姐，跟平时很不一样。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吴女士本人虽然会认为自己很直爽，但事实上她性格冷漠，非常容易生气，完全不适合服务行业，所以只能效忠于接受她并给她工作机会的廉老板。

诗贤穿好工作马甲出来后，吴女士就像是在针对她一样，又开始抱怨了。

“老板到底是从哪里带回来的那样一个人？跟我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些什么吗？告诉我呗。”

“我知道的也不多。”

在说到独孤之前是个流浪汉的时候，吴女士班也不下了，紧挨在诗贤身边，像国家要灭亡了一样吵吵闹闹，诗贤决定现在开始少说点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到底什么时候工作之前才能不用听到这位大婶的唠叨和提问呢？

“实在是理解不了。看上去像是老板晚上工作太累了，随便招了个人。在我看来他将来是要闯祸的。晚上和喝醉的客人吵架，或者把账算得乱七八糟，或者有意从中捞钱……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向老板提出反对意见？”

“我不太清楚。但是看上去……不像个坏人。”

“哪个坏人会一开始就让人看出来他坏呢？因为诗贤你没怎么经历过社会生活，但是像他这样傻头傻脑又木讷的人以后会偷偷反咬人一口的。其实老板也常年只待在学

校，不知道社会上有多少坏人。”

“本来我也就觉得晚上教他结账很累，但是能怎么办呢？现在急需夜间兼职。”

“所以诗贤周围没有闲着的朋友吗？”

失误了。平白无故多说这句话让她继续问问题了。

“我没有什么朋友。”

“不是，年纪轻轻怎么连朋友都没有呢？正是业余活动多的时候。”

这是什么走向呢？是要吵架吗？诗贤压住心中的怒火反问回去。

“吴女士的儿子呢？上次您不是还说他每天在家就知道玩游戏，所以很头疼来着嘛？”

“哎呀，我儿子干不了这种事。他说最近要准备公务员考试了……我问他什么公务员考试，他说既然要考的话就参加外交官的考试。他还是有学习的头脑的。”

输了。这个大婶的战斗力的确不是自己能应付得了的。

“外交官不也还是公务员。”

诗贤用蚊子大小的声音回答后，一边查看POS机显示器，一边假装工作。吴女士再次提起笨熊，强调自己才是这家便利店的盟主。喂，你去问老板啊，为什么总是对我抱怨？也许是因为最近老板突然对诗贤好起来，所以产生了嫉妒感，所以才会想要牵制诗贤吧。反正也不是在同一时间工作，出于什么理由要牵制自己呢？想不明白。

诗贤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考上公务员辞去便利店的工作。在离开之前一定先嘲笑一番吴女士的儿子在外交官考试中吃苦头的样子。

吴女士留下辛苦了的话后匆匆离开了，终于只剩自己了。刚刚松口气，客人就进来了。女大学生们一边聊天一边走进便利店，这使便利店的空气都变得光彩照人，正是美好的时候。但是你们也没剩多少时间了，一旦离开大学，就要像我一样拿着最低时薪，忙这忙那了。一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于是更加忧郁了。没有特长，没有钱，没有爱人的27岁深秋……这样的日子再经历几年就是30岁了。到了30岁就要接受青春已经结束的事实了。

“结账。”

诗贤顿时清醒过来。三名女大学生放下东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诗贤将年龄计算放在一边，集中心思结账。

\*\*\*\*\*

笨熊准备来挖蜂蜜了。现在冬天就要来临了，曾经是流浪汉，现在却能在温暖的便利店过夜，这不就已经是万幸了吗？可以免费吃饭，还能赚到钱，这对他来说才算得上是蜜一样的事情吧。也许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实，今天也尽量打扮得干净利落，在距离八点还有五分钟的时候就到达了便利店。

从8点开始到诗贤下班的10点为止，他要继续学习客人接待和结账，10点开始跟老板学习夜间工作守则。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不知道要再过几天他才能把工作都熟记下来。诗贤虽然是看在老板的面子上才接下这个担子，但又觉得可以把这个压力释放在笨熊大叔身上。勉强强工作了一天的主人公——这位大叔一进便利店就草草向诗贤打个招呼后进入了仓库，不一会便拿着咖啡出来，随后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悠闲地喝着咖啡。喝的还不是Maxim Coffee Mix而是KANU黑咖啡！那可是专门为老板准备的。诗贤和吴女士都暗自看眼色没有动过那个咖啡，而现在不是孔侑，而是一头笨熊在装优雅地喝着咖啡……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多美好的画面。

“晚上……总是犯困……所以一直喝咖啡。这个……最管用。”

不知道她内心想法的独孤先生不知不觉间走近说道。诗贤冷笑一声后没好气的挖苦道。

“KANU黑咖啡是患有糖尿病的老板的专属咖啡。”

独孤先生低头开始自言自语。诗贤怀疑他是不是在骂自己，于是生气地说道。

“你在干什么？”

“怪不得……老板……所以老板才推荐给我的……”

“什么？”

“糖尿病……流浪汉……很容易患上……”

“说什么呢你？”

“流浪汉……吃得太杂了……肾脏容易坏……”

“你听谁说的？”

“早上……早上的电视节目里有专家这样说的……我每天在首尔站看电视……知道。”

“好。那你可真是多喝点，多注意健康。”

诗贤没好气地说到，她再次想起了今天少说话的决心。吴女士话多，独孤先生口吃，都不是可以沟通的人。真想和语言相通的人一起工作。真不知道老板为什么会那

么善解人意。因为之前是老师？因为有在教会担任传教工作？还是上了年纪都会有这样的功力？

叮铃，听到客人进来的声音，诗贤立即回头向独孤使了个眼色。他又慢一步地说着：“欢迎光……临。”随后一口气喝完咖啡来到收银台前。诗贤给他让位置后正打算仔细监督他结账，真糟心，是JP OF JP。好不容易几天不见，正是如释重负的时候，偏偏在独孤先生的教学时间来了便利店……诗贤对着独孤的耳朵低声说道。

“是JP。小心一点。”

“你说什么？什么……P？”

“就是极品。极品不就是JP吗？”

“啊，对。极品……在哪里？”

“嘘。小声点。”好像是听到了，泰然自若地来到收银台。在诗贤提醒独孤小心点之前，把几个零食扔到了收银台上。独孤像黑猩猩拿到了智能手机一样松松散散地拿起扫码器，开始在华丽的零食包装袋上认真寻找条形码。错了，应该先问要不要买袋子。哎呀，不管了。诗贤以“顺其自然”的方式放任不管。终于找到条形码，用机器扫完码的独孤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价格。JP转头看着诗贤，面露嘲笑，他似乎察觉到了独孤是新来的。

“烟。”

独孤看向JP，歪了歪头。

“……我不抽烟……”

“我说我要买烟。”

“啊，烟……哪个？”

“欸，你跟客人怎么说话的？你几岁了？”

“不…不知道。”

“呵，搞笑。你是傻子吗？”

“才不是……哪个烟？”嗤之以鼻地回头看了一眼诗贤。诗贤这时才向香烟柜台伸出胳膊，JP抬手制止了她。那家伙直视着独孤先生说。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傻。ESSE CHANGE 4mg。马上！”种类繁多，是特别不好找的烟。特别是ESSECHANGE，有单纯的CHANGE、CHANGE UP、CHANGE LINN、CHANGE Bing、CHANGE Himalaya等各个种类，十分令人头



疼。对于不吸烟的诗贤来说，在便利店工作初期，最让她感觉致命就是顾客们无意间说出要买ESSE系列烟的时候。JP平时抽的是DUNHILL 6mg，这是要故意为难独孤。

但是独孤先生这不就直接拿起4mg的ESSE CHANGE在扫码了。JP也许是出于求胜欲望，这次直接扔出了一张卡。独孤乖乖地拿起银行卡结账后把卡还给了JP。

“袋子呢？”

这家伙试探似地追问。诗贤强忍着不动，独孤先生看了看商品又看了看他，笑眯眯的。

“直……直接拿着。塑料袋子……污染环境。”

表情僵硬的JP似乎要跟他打一架的样子，几乎将上身贴到了独孤身上。

“我家离得远，没有袋子这些要怎么拿回去？”

“那，那就……买一个。”

“那不提前给我说。这才几个钱就要我刷卡？直接给我一个。”

“那……那不行。”

“不是，如果给客人带来了不便，就应该解决吧？这里不是便利店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一板一眼地说道。玩笑和威胁参半的语气令事情变得紧张了起来。不能任由事情闹大了。紧张的诗贤正要出面解决，独孤突然拍了一下双手。

在JP和诗贤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去到仓库拿着自己的环保购物袋出来了。拿来印有某志愿团体标志的脏兮兮的环保购物袋后将袋子里面的东西抖在收银台旁边。里面就只有圆珠笔、笔记本和过期的三明治。独孤开始把JP的零食往空环保购物袋里装。这家伙咂舌，看独孤的眼神像极了在观看一个珍稀动物。

“你这是在干什么？”

“给你装在……这里带走……”

“你怎么能把我的东西装在这个脏兮兮的袋子里？”

“脏兮兮……洗了再用……不就行了。”

看不下去的诗贤出手了。

“不好意思。他是新人……我给你装在塑料袋子里。”

诗贤抓住了装有物品的独孤先生的环保购物袋，但是独孤却纹丝不动。他无视惊慌失措的诗贤，伸手将环保购物袋放在JP眼前。JP一直盯着独孤，诗贤也尴尬地回头看着独孤。

独孤的小眼睛像是根本没有睁开，但看起来更令人胆战心惊，紧闭的嘴唇和宽大的下巴像强有力的武器一样突了出来。独孤先生一直拿着环保购物袋站着不说话。诗贤不知所措地再次看向JP。这家伙用外凸的眼睛盯着独孤，但似乎又因为独孤的态度而感到慌张。不一会这家伙以烦躁的表情从独孤手中夺过环保购物袋，就像是倾斜的秤一样，歪着身子，拿上袋子便转身离开了便利店。

被瞬间发生在男人之间的斗气吓到的诗贤将自己蜷缩成了一只虾。而独孤却好像是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在笔记本上用圆珠笔写下了“一定要先把袋子……”。诗贤努力忘记当时战云密布时他的可怕表情，调整了嗓门。

“独孤先生，不管怎么样你做的不错，没把袋子给他。”

“对，对不起。我……忘掉了。明明……你教过我的……”

“不用对不起，下次不要忘记了。还有……再怎么样JP也是客人，不可以跟客人发生矛盾。”

这时独孤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两个……应付的过来。”

虽然不知道是能和两个人打架，还是能一次接待两名客人，但从他的笑脸上丝毫看不出之前的冷意。她松了一口气，想起了刚才的疑问。

“但是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找到了烟呢？”

“晚上来买烟的客人很多……索性全背下来了。ESSE有ESSE ONE, ESSE Special Gold, ESSE Special Gold 1mg, ESSE Special Gold 0.5, ESSE Classic, ESSE 竹0.5, ESSE 竹 0.1, ESSE Golden Leaf, ESSE Golden Leaf 1mg……”

独孤先生就像是在背诵九九乘法表一样，把香烟种类全说了出来。吓得诗贤愣了半天，打断了他的话。

“行了。你一天之内把这些全背下来了？”

“……晚上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干……还犯困，所以……”

“难道你之前抽烟吗？”

“不，不知道。”

“不知道？你没有抽烟的记忆吗？”

“不知道……抽过还是没抽过。”



“你是失忆了吗？”

“因为喝酒……脑子……不太好。”

“那你能记得的都有什么？”

“不，不知道。”

哎呦真的是……诗贤又忘记了刚才减少对话的决心，真是后悔。尽管如此，能这样除掉JP实在是痛快。即使独孤喝了KANU黑咖啡，诗贤也决定不再讨厌他了。

到了下班时间老板却还没来。于是诗贤给老板发去信息。当问到您在哪里时，老板回复的内容是这样的：周三礼拜结束后就回家了，从今天开始独孤一个人在店里工作。诗贤再次发短信问老板是不是真的没关系，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想？

啊……这……

诗贤短暂地发呆后，回头看了看独孤。他在空的货架上依次放上火鸡面、爆辣火鸡面、芝士火鸡面、奶油火鸡面……嘴里喃喃自语地专心背着火鸡面种类。看到独孤先生伸着屁股，嘴一张一合，用手将杯面排列整齐的样子，诗贤向老板发去了肯定的短信。

\*\*\*\*\*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一到8点，他便穿着同样的衣服，迈着同样蜷缩的脚步上班了。这和笨熊的“笨”有所不同。虽然动作依然迟缓，但口吃的毛病看上去改善了许多，仅此一点就让独孤变得很不一样了。再加上曾像机器一样反反复复学习的东西现在能够一一完成。除此之外，他还打扫了室外和室内的餐桌，在空置的货架上装满了商品，清理了过期商品，甚至用抹布擦了擦运行中的冰箱。

似乎没有再去教他的必要了，也没什么可教的了。他也没有问诗贤，独自一人便将工作完成得很好。于是，她又开始对他好奇了起来。虽然正值晚餐时间，但客人却寥寥无几，诗贤和独孤站在收银台前一起吃起了紫菜包饭和牛奶。

“你白天都待在哪里啊？”

诗贤喝完牛奶后向独孤问道，独孤赶紧将口中的紫菜包饭嚼几口咽了下去，看向诗贤。

“老板……给我预付了工资，我用那笔钱……在首尔站对面……东子洞租了房……。”

“那你白天就待在那个房间里，晚上再出来吗？饭也是在那里做着吃？”

“那个房间……就像棺材一样……只够躺下一个人……工作结束后回家吃过期的三明治……睡一觉醒来之后……去首尔站看电视……然后过来。”

“就不能不去首尔站吗？在那里遇到其他流浪汉之后被逮住怎么办？”

“不会的……要在首尔站……看电视。还要观察观察过往的人群……”

“你现在话说的挺顺畅啊。之后是不是还能找回以前的记忆啊？家或者家人，职业这种的，现在都想不起来吗？”

独孤顿了顿，随后摇了摇头。把剩下的两块紫菜包饭全部塞进嘴里，拿起插着吸管的牛奶盒。诗贤觉得他用力吸牛奶的样子就像在努力回忆过去的情景一样。看着喝完牛奶后舔嘴唇的独孤，诗贤又问道。

“在便利店上班之后是不是感觉还不错？”

“都挺好……不能喝酒让我有点难受。”

“大叔……有了工作，也有了睡觉的地方，怎么能因为不能喝酒而难受呢。”

“睡觉随便在哪里都能睡……去食堂的话……也能拿到吃的……工作的话就不能喝酒……我头疼。”

“啊哦……是因为你习惯于喝酒之后头疼，所以才会在不喝的时候难受。之后一直不喝酒的话就没事了，知道了吧？”

他对着诗贤笑了起来，笑到眼睛都看不见了。诗贤认为，作为便利店的前辈，她已经将所有东西都教给了这个人生前辈。

“你现在毕业了。老板说如果你的工作都学完了就不用8点过来，以后10点再来便利店就可以了。所以你从明天开始就10点上班吧。”

“谢谢。多亏你……学到了很多。”

“哪有。”

“是真的……诗贤你在教学方面……好像很有能……能力……很容易就能记住。”

“你很懂社会生活嘛。依我看，在成为流浪汉之前你应该过得很不错吧……说实话，我在说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可笑吗？”

“没有……我脑子里……是空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但你却教了我很多。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那个POS机使用方法上传到网上……真的教得很好。”

“把那个上传到网上？网上哪里？”

“YougTuBe……”

“YougTuBe？你是说YouTuBe吗？那个上传了有什么用？”

“需要的人……会需要的……”

“话说得多了又开始不通顺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让我YouTuBe上传POS机的使用方法？”

“会帮到很多人的。便利店也多……兼职生也多……你就像教我一样……”

“大叔……我自己的事都顾不过来了，为什么要为了帮助别人去辛辛苦苦拍视频上传呢？我回家之后还要忙着预习课程呢。”

“可是你不是帮了我了吗？”

“那是……因为老板让我这样做的。”

“虽然是老板让的……但你教的很好啊。”

诗贤一瞬间清醒过来，自己确实是帮助了这个男人，而且也为自己能帮助别人而感到骄傲。

“而且Youg……TuBe还可以赚钱。电视上说的。”

独孤眨着眼睛对诗贤说道。搁平时她这时应该已经开始假笑了，但这次她沉思了起来。并开始费尽心思回忆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录的YouTube账号和密码。

\*\*\*\*\*

“大家好。学习ALWAYS便利店POS机的使用方法。现在是第二个视频。”

诗贤用手机拍摄着POS机显示器，对着在网上购买的26500韩元的麦克风沉着地说。

“上周我们熟悉了POS机的构成和基础的使用方法。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综合结算和退货、交通卡充值、ALWAYS积分充值等第二阶段的内容。首先是综合结算。看，把客人选择的产品拿来收银台。这时客人如果说想用现金和银行卡两种方式进行结算，不要惊慌，像我这样做就可以了。”

她用手机拍了拍着事先放在POS机旁边的巧克力，继续视频的拍摄。

“首先扫产品的条形码确认价格，3200元。偶尔会有客人说不想要零钱，所以想用现金支付3000韩元，剩下的200韩元用卡结算。这时我们就在POS机画面上收的金额里填上200元，这是用卡结算的金额，所以在收到银行卡后点击结算，这样的话200元就用银行卡结算完毕了。剩下3000韩元，现金收3000元后按结算，这就完成了，很简单吧？”

诗贤结束拍摄后暂时喘口气，回看了一下内容。画面中只有自己的手，POS机以及商品，她低沉的声音有条不紊地讲述了综合结算的步骤。像第一次教独孤时一样，慢慢地将每一个小点都说明清楚，这似乎也不会给机器白痴带来负担。她也是个机器白痴，在打工初期确实很难弄懂POS机，但现在POS机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拍摄教学视频本身也不像收拾过期便当那么难。

诗贤在调整好声音后又开始了拍摄。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退货问题，退货可先点击收据业务……”

反响比想象中要好很多。当然，YouTube上上传了很多便利店POS机使用方法的视频。有的视频一会拍摄漂亮的脸蛋，一会拍摄POS机讲述POS机的使用方法，除了这种不知是不是在炫耀美貌的模棱两可的视频之外，还有加入绚烂的视频、字幕和音乐，制作得像综艺节目一样的视频。相比之下，诗贤的视频可以说是极简主义，虽然简单无聊，但反而被想要实际掌握使用方法的人所接受。最重要的是诗贤一一回复了便利店新手兼职生的提问。

有些人喜欢诗贤的POS机教学视频是因为节奏慢。就像教小学生一样慢慢指出使用方法，所以很容易学会。也有人留言说，她低沉的声音让人舒适，而且不强制性地说明，所以感觉很好。每当这时，诗贤就会不知不觉地听一下自己发出的声音。不管怎么听都觉得自己的声音会让人犯困，但别人却说这能给人带来舒适感，这真是太神奇了。

独孤依旧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打扫便利店，整理露天桌子后与诗贤进行交接。他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夜间工作，谁也无法想象他是一个月前还在首尔站安营扎寨的流浪汉。用第一份工资买来的厚厚的白色夹克让他看起来从可怕的棕熊变成了可乐广告中的北极熊，稳重的块头也给老板和诗贤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如果不是他的话，昨天也不会把圣诞树组装得那么快。最值得高兴的是，JP OF JP在与独孤交手过一次之后就没了便利店出现过了，这种欺弱怕强的样子真不愧为极品。

但是只有吴女士仍然把独孤视为眼中钉。她对上班的诗贤说独孤的坏话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原本就火气大的她似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但不管怎样，独孤似乎都满不在乎。有一次，当吴女士问他自己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时，独孤摇着头隐约地笑了起来。

“压力……好像那个才是。”

“什么？”

“那个装酒的冰柜……离得太近了……”

“不能再喝酒！真的不行！！”

她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也许是了解到了诗贤尴尬的心情，独孤点头表示同意。

“本来就……在准备戒酒了。”

独孤笑嘻嘻地这样说道。诗贤松了一口气，她现在已经开始自觉的补上被独孤喝完的KANU黑咖啡。通过他体验到了帮助某人的意义，也明白了自己这样的隐藏能力。她昨天也在拍摄YouTube视频时想到了独孤，所有的言语以及动作都像教他一样冷静并缓慢。也许帮助像流浪汉这样的人的方法就是需要那样慢慢地推进吧。仔细想想，认为自己与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的这种自发性社恐也似乎找到了某种连接点，从这一点来看，她也算是得到了独孤的帮助。

\*\*\*\*\*

在平安夜的前一天，诗贤的YouTube关联账号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一位女士邮件中表示自己经营着两个ALWAYS便利店，提出了一起工作的提议，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是什么？挖墙脚吗？”

挖一个便利店的兼职生，这合理吗？如果挖人的话，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呢？又能给出什么好处呢？会多给一千元时薪吗？还是会给我升职？想要平息像爆竹一样不断在脑海中爆发的问题的话，只能给那边打电话询问了。小心翼翼的诗贤怀着小小的期待和极大的好奇心给发邮件的人打了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了沉稳的中年女子声音。她说在YouTube上看到了诗贤的便利店POP机教学视频，并说自己在铜雀区经营着两家便利店，这次又新开了一家便利店，需要一个专门负责的人，所以向诗贤提议担任一家便利店的店长。有些发懵的诗贤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犹豫不决了起来。对方马上又提议让她去便利店跟自己见一面，确认值得信赖之后再一起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便利店离诗贤家很近，她随即回答说明天下班后会去拜访她。

这个便利店所在的社区里自己家只有一站地铁的距离，老板和吴女士年纪差不多，是一位50多岁的大婶，但说话的语气以及给人的印象却与吴女士截然相反。她以

平静的语气慈祥地笑着对她说自己在接触到便利店事业之后已经拥有了两个卖场，现在需要再开一个新的店，并说自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店长。

“怎么就相信了我，给我发出这样的邀请呢？”

诗贤小心翼翼。在生活中，别说这样的邀请了，连别人的称赞都没有收到过，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

“看了你的YouTube视频后就动了这样的心思。我认为比起别的展示自己的能力的视频，你的语气和教学方式都会让人觉得你在为学习之人积极考虑。”

“是吗？”

“甚至上个月我都让新选拔的兼职生看着你的视频学习，我不是已经得到了你的帮助吗？现在不用那样，你直接对我们卖场的新人进行教学怎么样？在经营新卖场时，也希望你能经常进行出差教学。当然了，会支付出差费。”

诗贤能察觉到自己为了不被发现紧张的心情一直在咬嘴唇。既是店长又是正式职员，听到工资后，诗贤更加不自觉得张大了嘴。甚至新开的卖场离诗贤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虽然没有勇气在便利店见到家人和邻居，但一想到是以店长的身份见到他们的话，不仅不会感到尴尬，反而可以挺起脊梁。

她下定决心要升职，跳槽到同样的行业。

走在回家路上的诗贤就像是这个平安夜一样充满活力，街上到处都是情侣和红白的小物件。今年也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圣诞节，但她一点都不冷。

\*\*\*\*\*

新雇主说10天后就会开设新店，希望诗贤能够尽快上班。新年就是从新的工作岗位开始的。诗贤怀揣既担心又抱歉的心情等待着老板的到来，一到晚上，老板就会在即将下班的她那里确认便利店一天的情况，从此以后就不是向诗贤询问，而是从别人那里了解状况了。在诗贤感到抱歉的时候，老板拿着一个白色的袋子进来了。

“我买了鲫鱼饼，一起吃吧。”

诗贤从白色袋子里拿了一个可爱的鲫鱼饼。像是下定了决心，一口咬下跟老板温暖的心一样的鲫鱼饼，然后向老板说明了原委。老板吃着鲫鱼饼，认真听着诗贤说话。听完后，她一边看着诗贤，一边咯吱咯吱地嚼起了鲫鱼饼。

“正好啊。”

“对不起。突然辞职……”



“没有，你在这干太久了，我还害怕要为你负责到底呢。现在正好，真的。”

“我知道你是故意这样说的。”

“听起来是像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我就实话实说。本来就想辞掉你来着，你知道我们便利店的销售额很低。再加上吴女士和独孤也说想多工作……我跟吴女士，独孤一人分担一点你的工作时间就能减少工资支出。”

“诶？”

“收入减少的话理所当然要裁员，但是这对吴女士和独孤来说是唯一的生计手段，没法裁掉他们。但是诗贤你跟父母一起住，而且离考试也没剩多少时间了。我想着可以趁此机会，以集中精力学习为借口就把你辞掉。”

“唉，开玩笑呢吧？”

“是真的。”

“告诉我是开玩笑的吧，要不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只有伤心难受才能不回头的往前走，出去看看其他地方之后才会更想念这里。只有想念了才会更感恩。不是吗？”

“已经很感恩了！”

诗贤感觉到自己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娴熟的老板笑着又嚼起了鲫鱼饼。诗贤也强忍着眼泪咀嚼着鲫鱼饼，甜甜的红豆口感使她的舌头发痒。



## 三角饭团的用途

对吴善淑来说，有三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男人。

第一个是她的丈夫，一起生活了30年，但完全无法预测这个男人的未来。坐上稳定的中小企业科长位置时却辞职了，几经周折经营的店铺在好不容易维持了几年后，他突然离家出走了。他一直是那个顽固不化、无法沟通的人。几年前生病回来时，也问过他为什么要那么随心所欲，但他没有回答。生气的善淑像为了惩罚他一样每天问同样问题。不知是不是因为不想回答，他又离家出走了。她没有得到答复，便永远都无法了解，也不需要去了解生死不明的丈夫了。

第二个是她的儿子。虽然她将这个独生子当作心肝宝贝般的独自抚养长大，但不知是不是因为流着同样的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的表现开始像丈夫一样无法理解。儿子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大企业工作的时候，还能感受到辛苦培养的意义。但仅仅坚持了1年零2个月后便放弃了所有人都羡慕的那个职场，从那时候开始就什么都变了，突然开始投资股票，赚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又说想要成为电影导演，去了个什么教育学院学习，而且还借债拍所谓的独立电影。做出这一系列荒唐之事的儿子不仅没有独立，反而在中途倒下，甚至一度患上抑郁，住进了医院。

她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能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却要投身于股票、电影制作等无比不稳定又危险的事情中。最终，在善淑的恳切请求下，他终于放弃了那些虚无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外交官考试。但是儿子的表情总是阴沉沉的，她总是会担心儿子的抑郁会不会再次复发。每当这时，善淑就会在心里大声喊道：“你去试试在烈日下搬水泥袋吧，看你还有没有时间抑郁。”

有了丈夫和儿子这两个无法理解的男人，善淑的人生就足够困难了，这次她的人生中又出现了一个满是问题的人物，使她的脑子里挂满了问号。这个人就是从一个月前开始担任便利店夜间兼职的笨熊——独孤。虽然后来在知道他是流浪汉的时候受到了惊吓，但当时正是老板姐姐因为夜间工作很辛苦的时候，自己也没能帮上什么忙，所以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想维持便利店，无论多小的力量都要利用起来，所以当时没有什么反对的余地。

幸好他没惹大麻烦，守着便利店的夜晚。没有担心的那样臭，衣服也没有很脏。老板姐姐自豪地说他用自己预支的钱租了房、买了衣服、剪了头发后，人一下子就变了。真的是，还真漂亮呢。与作为乐观的化身和终生教育者一直带头引导不良学生的老板姐姐不同，善淑只有一个简单明快的人生格言，那就是人永远是不会变的，专业术语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过去她经营了一个室内小排档，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过，也遇到过各种极品。例如偷拿收银台的现金逃走后又与父母重聚于警察局的20岁打工者，又如喝醉酒毁坏器物后拼命求饶的花甲老顾客，这些人都在求得原谅后又厚颜无耻地到处骂她。因此，善淑比起相信人，更相信狗。只有自己养的小美和小黑才对她忠诚，只专注于她。

也是因为如此，她不相信流浪汉出身的他能在便利店熬过20天，无论怎么吃义城蒜蓉火腿和艾草饮料，她都不相信熊能够成为人。（注：引用檀君神话的典故，熊在吃大蒜和艾草后会变成人）。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总是半闭着的不善的眼神和慢吞吞的举止，无论客人还是善淑进入便利店，都不能及时打招呼的社会不适应者会轻易改变。

这又是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短短一周内，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他在短短三天内便熟悉了便利店的所有业务，三天后便行动得迅速又敏捷，不仅是对客人，跟善淑对视后也立即点头行礼。之前别说打招呼了，就连对视都对他来说很困难，到底是怎么这么快就适应社会的？这是善淑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件事。

独孤是善淑继丈夫和儿子之后无法理解的第三个男人，但是与一直不变只会带来失望而让人无法理解的另外两个人不同，在他身上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无法理解。真的仅凭老板姐姐的小小帮助就能改变一个人吗？那么，流浪汉独孤过去是有着什么样的经历，才会这么快就变成了人呢？虽然不自觉地感到好奇，但是老板姐姐和诗贤都没有问出他的过去。因酒精摄入而遗失很多记忆的他，留下的只是“独孤”这个模糊的称呼而已。

“好好回想一下，现在应该能找回一些记忆了吧。”

“不…不知道。想太多的话……头疼。”

每当善淑问起他时，他都会一边用大手搓着脸，一边这样回答。这让她非常郁闷，独孤自己没有努力找回记忆的样子也令她产生了疑问。如果头脑已经清醒了过来，当然会想知道过去自己做了什么、有没有家人、自己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她决定

把在这方面无法理解的独孤依旧看作一只熊。当然，熊不是狗，对她来说依旧难以信任。

因为无法理解，也难以相信，所以善淑对独孤的态度总是不热情。但是老板姐姐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独孤，诗贤也好像和他可以毫无隔阂地交谈。在换班时间向诗贤追问独孤时，她总是重复着“他极其正常”的话。不仅如此，她还推理说：“虽然不知道成为流浪汉之前独孤是怎么生活的，但肯定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不会吧，那个笨熊肯定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光是跟他聊天我就很郁闷。”

“口吃的习惯也变好了很多。忘了在哪儿听说的，习惯于不说话之后声带变干了的话，说话就会结巴。而且我不是教过独孤嘛，刚开始很迷茫，但他很快就听懂了。我学完这里的工作花了4天时间，独孤却只用了2天就很熟练了。烟的种类也在一天之内全部背下来了……确实有学习的能力。”

“牧羊犬也有学习的能力。”

“哎呀，这不一样。而且他有时候的行动是很有魄力的。对闹事的客人也会露出可怕的表情，总之他看上去至少做过餐厅的老板。”

“噗，应该是在黑社会底层带过几个混混吧。”

“其实我也想过会不会是那样的人，但好像不是那样。没有犯罪者的感觉。”

“是啊，能在首尔站生活而不是监狱，这才是个问题吧。”

“成为流浪汉就是一个错误吗？对人不能太有偏见。”

“诗贤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偏见都是坏的。要时刻保持警惕。”

虽然诗贤已经面露不快，但善淑用压制的语气说着小小年纪懂什么便结束了对话。不管怎样，无论是老板姐姐还是年幼的兼职生，都太软弱了。善淑决心哪怕是自己也要以严谨的态度守住店铺。

\*\*\*\*\*

准备好儿子要吃的早饭之后，8点来到便利店。独孤正站在收银台后面打瞌睡，一看到她就睁开眼睛打了招呼。善淑假装接受问候之后进入仓库，穿上工作马甲出来后，发现没有眼力见的独孤仍然赖在收银台前。她像赶苍蝇一样挥手叫他出来，这时他才打着哈欠走出收银台，她站在POS机前边检查柜子里的现金边问。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交代？”

“没什么……”

“确定吧？”

独孤挠了挠头，苦恼了一会儿才回答。

“世界上……没有完全确定的事情。”

这算什么……我又不是想跟你讲什么人生哲理。善淑发出嗤鼻声，完成了现金检查。

过了一会儿，独孤又开始了令人无法理解的行动。虽然已经到了8点，他的工作时间已经结束了，但他还是穿梭于货架之中，开始调整商品的排列。不知道是不是又强迫症，但他就这样在30分钟的时间里，一边流着汗，一边努力将物品调整到眼睛的高度。这样是挺好，但是在没有客人的凌晨工作完之后马上下班不是更好吗？他一定要等到善淑在收银台前完全站定，才悠闲地整理橱柜。这还没有结束，整理结束后，他又拿着清扫工具走出便利店，用抹布擦了擦室外的露天桌子，打扫便利店的门口。然后呆呆地看着坐在室外长椅上准备上班的人们，吃掉过期的牛奶和面包。

善淑认为独孤仍然无法摆流浪汉的本能，他不想回自己的小屋。如果这时不在意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的话，不知不觉间他就会不见，这就要开始无聊的一天了。

\*\*\*\*\*

进入便利店的客人不会觉得收银台前的店员会一直观察自己，但是偷东西的客人比想象中要多。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之间，特别是像善淑一样看起来有些胖、又有些笨拙的大婶看守便利店时，偷窃的人也会掉以轻心。善淑通过长期的接客经验，能够很准确地捕捉到看起来目的不纯的客人。刚刚进来的少年“故意”偷了两个三角饭团，这不就被她抓到了吗？因为放假，上午时不时也有初中和高中学生来到便利店，但是那个少年是看上去不是因为放假所以不上学的孩子。大概有十五岁了吧？个子差不多跟善淑一样高、脸色阴暗、着装简陋，总是让人联想到在元晓路和电子商业街附近流浪的不良青年。

少年穿梭于货架之间，偷偷观察善淑，趁她不注意迅速将两个三角饭团藏进夹克外套里。随后又在货架之间来回走动之后走向收银台。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她思绪万千。首先想到的是有必要因为两个三角饭团与可能带着刀的不良少年抗衡吗。但她又有着讨厌被任何人看扁的倔性子。

“阿姨，这里没有喜柚吗？”

“喜柚是什么？没有。”

善淑似乎并不好奇他的答案，迅速抓住转身的少年的胳膊。小家伙像是遭到了暗算一般，吓了一跳后回头看向善淑，同时拽了拽被抓住的胳膊。

“把偷的东西交出来。”

善淑瞪大眼睛盯着他，少年不知所措地定住了。

“你当我是傻子吗？快点！”

“哎呀……操……”

少年叹息般的吐出脏话，把自由那只的手伸进了夹克里。她顿时怀疑他是不是在拔刀，为了消除紧张，抓住的胳膊手更加用力。

少年掏出三角饭团放在收银台上，但是只有一个。善淑的脸上仿佛在说绝不可能，又对少年抬了抬下巴。

“在带你去警察局之前，劝你自己全拿出来。快点！”

善淑像训小黑一样用低沉而有威严的声音说道。

就是那个时候，少年再次把手伸进夹克，闪电般掏出三角饭团扔到了她的脸上。飞来的三角饭团砸在了善淑眉间。她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不由得放开了小家伙的胳膊。

少年说着脏话，把整张脸都火辣辣的善淑抛在脑后，正要走出便利店的时候，外面有人用熊一般的块头堵住了少年正要推的玻璃门。那是独孤。

“喂，喜柚。”

打开门进来，独孤向少年露出微笑，男孩不知所措地往后退。独孤平静地走进来像是收拾忘拿走的东西一样，用一只胳膊搂住少年，走向了善淑。少年束手无策地被独孤拉到了收银台前，善淑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走到柜台前。

“这家伙……是不是有东西……忘记结账了？”

“什么叫做忘记结账了！带他去警察局。快点！”

善淑向独孤大声喊道，而少年被独孤用胳膊搂住，默默低着头。独孤收紧胳膊，让少年无法动弹，随即只是摇了摇头。愤怒的善淑追问他。

“怎么回事？你们认识吗？”

“他叫喜柚……每天都来买不存在的喜柚……总在我工作的时候来……今天好像有点晚了。诶，你……今天……饿肚子的时间怎么不对？还是你……睡懒觉了？”

独孤询问少年的语气就像是在跟朋友对话。少年没说话，撇着嘴不理睬独孤。到

底是怎么回事？那这家伙岂不是每天都在独孤上班的时候来偷三角饭团？不对，帐是对的。那么，是独孤一直在照顾这个小家伙吗？原本欣慰于他突然登场抓住少年，这种心情不知不觉间消失，善淑生气了。

“之前是不是让他偷走了东西？你说实话！”

“没有啊。”

“不可能。他刚才没结账就准备逃跑。还向我扔了三角饭团！”

瞬间独孤转身扶正了少年。俯身看向少年时，突然又将视线转向掉落在善淑旁边的三角饭团，俯下身子把它捡起来。

“是……你吗？”

“……是我又怎么样。”

“这样……是不对的。”

“我知道。”

善淑听到独孤和少年平静的对话，更加愤怒了。明明被欺负的人是自己，怎么这两个人在独自解决呢！

独孤转身向咂舌的善淑递出了三角紫菜包饭。这又是怎么回事？

“结账吧。”

善淑嗤之以鼻。但是独孤表情执拗，没有收起胳膊。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于是回过神来。她动了一下犹豫不决的手，扫了扫两个三角饭团的条形码。独孤先生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皱巴巴的5000元纸币递给了她。善淑小心翼翼地接过它，把它放在POS机里之后把剩余的零钱递给了他。

尽管如此，独孤仍然没有将手中的三角饭团拿走，而是递到善淑面前。

“拿走。”

“账……还没结束呢……你也扔。”

独孤用下巴指着少年说道。现在让我跟这个小家伙做一样的事吗？善淑很无语，但独孤的表情十分真挚，看到站在后面像是等待任务执行的死囚一样的少年，善淑更加哑口无言。

“快点儿。”

独孤在催促自己。善淑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不能再任由他主导事情发展状况了。



“拿走！我难道还要像孩子一样朝人扔饭团吗？拿去两个人吃掉还是扔掉，自己看着办！”

善淑大声喊道。独孤笑了出来，等等，他这是笑了？独孤抓住少年的肩膀，转向感到荒唐的她。

“她原谅你了……即使已经迟了……但道歉吧。”

少年低着头将自己的头顶完全展示在善淑面前。

“对不起。”

少年抬起头用蚊子大小的声音说道。善淑厌烦地摆了摆手，独孤就像和儿子同行的家长一样，搂着少年的肩膀走出了便利店。两人走到露天桌前，友好地开始一起拆三角饭团的包装。

善淑看到两人笑着吃三角饭团的样子。不禁思考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偷窃的少年，在被自己阻止时用三角饭团袭击了自己的眉头。这时正好登场的独孤抓住了逃跑的少年，替他结算了偷来的东西，随后自己接受了小家伙的道歉。

受害者是遭到偷窃、又被三角饭团袭击脸部的自己啊。但是因为独孤瞬间把事情解决好了，所以都没能好好发火。一般这种情况下，善淑会愤怒地到处去吐露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但神奇的是现在气已经消了，也想不起来该说的话。

看着独孤和“喜柚”像贫穷的父子俩一样吃着三角饭团，这种感觉很奇怪。安心、宽恕和陌生的兴奋都给善淑带来了一种生动的感觉。自己居然参与到了这场三角闹剧中，一时间竟然觉得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起吃三角饭团？

独孤这段时间应该照顾过那个叫“喜柚”的家伙吧。所以那个不良少年二话不说就听从他的指示……虽然善淑眉头有些酸涩，但从未照顾过任何人的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也让人觉得新鲜。

一句话来说就是心情变好了。

\*\*\*\*\*

之后神奇的是，遇到独孤时的那种难以理解的心情和郁闷的感觉逐渐消失，开始产生微妙的安抚感。也许不只是善淑，便利店的上午时间就像阳光照射的方向会逐渐改变一样，其氛围也在发生变化。

因为便利店的价格昂贵而只出入于小店或超市的小区老奶奶们像出来溜达一般，打开玻璃门进来之后就开始四处游荡。奶奶们拍拍正在清扫便利店各个角落的独孤的



背，问了各种问题，他带领奶奶们往返于货架之间，介绍了各种买二送一或买一送一的商品。

“这个和这个…一起买的的话，真的便宜……很多。”

“所以这样买的话，应该比超市要便宜吧。”

“便利店并不是那么贵。这个大叔把这些都一一告诉了我们，多好啊。”

“我们眼睛不好，看不清这些。怎么能知道买一个就多给一个呢？让人怎么敢信呢？”

独孤先生提着篮子，放满了奶奶们挑选的商品，放在善淑面前露出牙齿笑了出来。他的样子让人联想到因为准确咬到球而讨要零食的金毛。但是他这是拿着善淑结完账的装满商品的篮子，和奶奶们一起出去了吗？过了一会儿，他便又拿着空篮子回来了，问到他提着篮子出去的原因时，他说觉得老奶奶们提这么多东西太重了，所以才帮她们把东西送回去了！这又是什么先进的送货系统？善淑一时说不出话，但之后多亏了独孤的老人配送服务，奶奶常客们提高了上午的销售额。一到假期，奶奶们像购物车一样带着照看的孙子孙女们来便利店买东西，食品饮料柜台总能勾引这样的孩子们拿出她们的零花钱。

“上午的销售额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老板姐姐的话，善淑立马大声描述着自己上午有多么卖力。完全无视独孤将小区奶奶们和她们的孙子孙女成功拉客的事实，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功劳。当然，她也算有点良心，现在看到独孤会先抛出话题，态度也亲切了起来。

“最近也给那个小家伙送三角饭团吗？我在的时候连影都没见到过。”

“现在……不来了。他答应过会回家。”

“你相信这个话？听说最近离家出走的孩子们都在半地下聚在一起生活……”

“我去过……发现没有。”

“去过哪儿？”

“半地下……喜柚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住的地方。”

“嗯？为什么非得去那里一趟？”

“因为担心……但是房间是空的……所有人都不在那里。”

“独孤先生，你能担心这些孩子是好事，但你是不是应该先给自己找到一个不错的房子呢？”

“我……不需要房子。我不是……流浪汉嘛？”

“现在不是了，你已经是个有正经工作的人了啊。”

“我……还远着呢。”

“远什么远？哪里远？”

“都……还差得远……”

“你这人还真是谦虚。哎呦，我之前对你产生了一些误会，不好意思了。”

“我……不，我才是……之前让你误会了……对不起。”

“总之，退掉现在住的那个房间，至少也要找个单间公寓吧，人还是要好好睡觉才行。”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他像大狗听从主人的话一样点头，然后晃来晃去，在不是自己下班点的时间下班了。世界上哪还有多工作四个小时的兼职人员？因此便利店的销售额也提高了，善淑的工作也轻松了，她开始信任他。也许熊一样的他开始看起来像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

临近年末，老板姐姐说诗贤跳槽到了同一连锁便利店的卖场，需要调整工作时间。跳槽？独孤免费送货，诗贤跳槽，真是各种各样的便利店兼职生都有。善淑认为即使是自己也要抓住工作的重心，便欣然接受了老板姐姐要求增加工作时间的提议。于是，诗贤的工作时间分配到了自己和独孤，以及老板姐姐三人身上，现在要比平时多工作两个小时才能回家。

新年伊始，工作量增多，精力也慢慢下降，她努力打起精神，但不知是不是又老了一岁，她很快就会感到疲劳。家里的事也变得乱七八糟，善淑需要晚回家两个小时后，儿子总是自己煮拉面吃，洗碗和收拾的事情却完全不管。善淑安慰自己儿子是因为要集中于学习，但房间里传来的游戏声音太大，令她心情无比惨淡。

总之，儿子只会在自己不在家时将家里弄的乱七八糟，对人生有帮助的事情是一点都不干。善淑并不是希望儿子尽孝，分担家务。只是希望儿子能帮助自己。但是到了新年，作为母亲的自己为了新增的工作时间而费尽心思，儿子却停留在30岁这个不懂事的时间点。啊，也许是因为在模范生的初高中时期没能尽力玩耍而感到委屈了，所以想以不良青少年的模样重新度过自己的人生吧。30岁的考生却还在玩开枪杀人

的游戏，真是令人无比郁闷和气愤。

忍无可忍的她下班后敲了敲儿子的房间，但游戏噪音却完全盖住了敲门的声音。她立刻转开门把手，门依旧是锁着的，一瞬间那个门把手无比冰凉，就像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找妈妈的儿子一样让人寒心。火冒三丈的她以砸门的气势更加卖力地敲起了门。

“儿子！开门！妈妈有话跟你说！”

在敲门声和喊叫声明显高于游戏噪音的分贝后，儿子才打开门，用明显不快的表情俯视着她。

“我知道妈妈要说什么。别说了。”

儿子用刚才游戏中爆发的枪声般的语气说到。油光满面的脸皱在一起，鼓鼓的肚皮从短裤上凸出来。大冬天居然穿着短裤……每天光呆在家里，把暖气开的足足的，真是令人寒心。身穿藏青色西服、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第一次上班的大企业新职员的身影已无影无踪，别说出门了，连房间都不出，完全一副不受人喜爱的模样。

儿子却完全无视她寒心的表情，并试图重新进入房间，善淑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臂，力气大到指甲仿佛要扎进肉里。不知是不是短袖下面的胳膊发疼，儿子瞬间回头看了善淑，善淑抱着要坚持到底的决心，更加用力地抓住了儿子的手臂。

“放手，我还得学习呢。”

“说谎！你到底在干什么？嗯？”

“妈妈不是让我当外交官吗！学习后休息的时候玩会游戏又怎么了？我是小孩吗？我是通过学习考上名牌大学，上过大企业的人。学习的事情会自己看着办的，别做无谓的担心！”

“喂，小崽子！那我该做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就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呆在房间里玩游戏，天天只吃拉面，这能行吗？至少出个门散散步，或者你直接住进考试院也行啊！！”

“唉！我受够了……我真是烦死了你的唠叨！！”

儿子大声喊道，随即猛地甩开善淑的手之后进了房间。哐！门关上之后，听到门被锁上的声音，善淑心中的某个地方的按钮也被按下。善淑又开始砸门，像是要对儿子那像是看疯子一样的瞪向自己的眼神做出回应一般，十分用力的砸门。但是儿子的回答却是更大的游戏声音。更加猛烈的枪声让她的心顿时碎的稀巴烂。

敲门的手变疼之后，她开始用额头撞门。咚咚咚咚咚…直到额头发麻，她放弃了。流着眼泪，心里感到无比酸楚的这种时候，能够一起分担痛苦的丈夫却不在。一直以来，她一直都在炫耀自己的儿子，因此也无法向朋友们控诉自己的儿子。儿子进入大企业时，嫉妒她的同学们在背后议论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响起。

哭着哭着累到睡着了的她准时在7点醒了过来。令人厌恶的是，直到那个时候，儿子的房间里还爆发出游戏噪音。她只穿着大衣，连平时会准备好的早饭都没有做，逃跑一般离开了家。如果可以的话，她真的很想抛弃家和儿子，消失在某个地方。但是她能去的地方只有便利店。

打开门进入便利店，独孤却不在柜台。回头一看，他正集中精力摆放新到的杯面。虽然跟他说过没有必要那样做，但他却像强迫症患者一样，努力把商品一一陈列整齐。这是与令人寒心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第一次觉得儿子还不如刚脱离流浪汉身份的中年大叔，一瞬间觉得自己更加悲惨了。

“您来了啊。”

他一边集中于将商品陈列整齐，一边跟她打招呼。瞬间爆发的哭声使善淑无法正常回答他。急忙进入仓库换上制服马甲，但眼泪并没有停止。儿子比那个流浪汉一般的男人差……不，独孤先生现在不已经是健全的社会人了吗？现在结巴的语气也变得自然多了。与此相反，闭门不出又沉迷于游戏的儿子才是脱离社会的失败者，是前途渺茫的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一般，如果自己不在了，说不定连正常生活都没办法做到，只能变成流浪汉。这样的想法总是一股脑地浮现出来，她就那样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打起精神一看，独孤先生打开了仓库门，俯视着善淑。

独孤悄悄地靠近，向善淑伸出了手。拉着她的手站了起来。他握着一大堆纸巾的手伸到了善淑的眼前。善淑用他给的纸巾擦了擦眼泪和鼻涕，还有口水。尽管如此，还是有东西不停的往外流，善淑只能一边深呼吸一边喘着气。

善淑被独孤拉到外面，明亮的早晨阳光透过便利店的窗户。独孤走到饮料柜台，拿来了一瓶玉米须茶。

“难过的时候……可以喝点玉米须茶。”

善淑还在惊讶于这是什么道理？独孤把玉米须茶递给了她。善淑望着摆在她面前的善意，最终还是接过来喝了下去。不管怎么样都要将涌出的东西按下去。她把玉米

须茶像盛夏的生啤一样咕嘟咕嘟地喝下去。

口渴的感觉消失后，善淑终于无法控制自己，开始控诉起来。独孤先生似乎在等待着这一刻一般，接受了她所有的牢骚。站在柜台前，善淑擦着眼泪，如潮水般倾听着令人寒心的儿子，面对面站着的独孤连连点头，倾听着她满含愤怒的哀叹。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到底为什么要放弃稳定的工作，陷进奇怪的地方来浪费人生呢？不管是股票还是电影制作，不都是赌博吗？到底从哪里开始出了错？到底为什么？”

“那不是……还年轻嘛。”

“现在已经三十岁了，三十！三十岁了还混不出人样不就是无业游民吗？”

“试过和儿子……聊一聊吗？”

“他不听我的，总是厌烦地躲开。已经抓着他说了无数次，但他不理不睬，现在开始躲我了。对他来说，我根本就不是妈妈，而是寄宿房的主人！”

“先试着听一听……儿子的想法吧。现在看来，你总说儿子不听话……但是你好像也不听……儿子的话。”

“你说什么？”

“现在能认真听我说话……为什么不能听听儿子的话呢？为什么…辞职……为什么会想要做股票……为什么想拍电影……就类似这样的话。”

“听了又有什么用！不就是随心所欲之后把一切都搞砸。现在都不跟我说话了！”

“但是之前还是……有聊过吧？”

“唉……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听到他说要辞职，于是大发雷霆。这么辛苦地进入那么好的大企业，怎么能说辞职就辞职呢，不是吗？”

“为什么辞职，所以…知道原因吗？”

“都说了知道了。”

“那你再问一次。为什么…辞职？是因为什么……而感到辛苦？现在只有你儿子自己知道。这是你儿子的事……你也应该知道不是吗？”

“我怕听着听着就会逼到他真的辞职。即使问他为什么辞职，他也只会含糊过去，我只能劝他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但是万一他突然就崩溃了怎么办，就像他爸爸突然离家出走一样。”

善淑慌慌张张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与此同时，她感觉到自己的眼角湿润了，直

到这时才反应过来不能在独孤面前这样样子，强忍住眼泪。男人动了动颧骨，专心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对善淑露出隐隐的微笑。

“你害怕了，害怕儿子……会像他父亲一样。”

善淑的眼泪一下子停住了。接着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儿子会不一样呢……看来是我的教育出错了……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儿子却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在房间里玩游戏……呜呜。”

独孤又把一沓纸巾递给了善淑。在她擦眼泪时客人进来了。独孤前往仓库，善淑将自己整顿好后，为了接待客人前往收银台。

客人走了，独孤又来到善淑面前。她已经镇定下来，对他露出尴尬的笑容。

“我话是不是太多了？因为太累了……无处诉苦……在你的帮助下好像稍微放松了一些，谢谢你了。”

“就是这样。”

“什么？”

“倾听了问题才会解决。”

善淑瞪着圆圆的眼睛，听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所说的话。

“也听听儿子的想法吧。那样的话…会解开的。哪怕是一点点。”

这时善淑才意识到自己一次也没有好好听儿子的想法。他总是希望儿子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没有想过作为模范生的儿子因为什么样的苦恼和困难而偏离了母亲铺设的轨道。他总是忙于追究儿子的问题，却没有闲暇听儿子的难处。

“这个……”

独孤立即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柜台上。那是买二送一的三角饭团。独孤对惊讶的善淑露出了笑容。

“把这个给儿子。”

“给儿子？……为什么？”

“喜柚说的……玩游戏的时候……三角饭团……很好吃。儿子玩游戏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他吧。”

善淑默默地看着独孤放下的三角饭团。儿子从小就喜欢吃三角饭团。以至于善淑在便利店开始工作后，还拜托她带过期的三角饭团回家。但是从某个瞬间开始，善淑就不再为儿子准备三角饭团了。因为不想看到儿子呆在房间里边玩游戏边吃东西的样

子。

静静地低头看着三角饭团的善淑耳朵里传来了独孤喃喃自语的声音。

“但是只给三角饭团的话……应该不行，再……写封信给他吧。”

善淑抬头望向独孤。独孤先生直视着善淑的样子看起来真像一只金毛。

“可以在信里告诉他……以前没能认真听你说话……之后会听听你的想法。然后……再放上一个三角饭团。”

善淑再次低头看着独孤递过来的三角饭团，咬紧了嘴唇。独孤从裤兜里掏出了三张皱巴巴的一千元纸币。

“我请客，快点…结账吧。”

善淑像听从上司的指示一样，按照独孤所说的，扫了三角饭团的条形码。哔的一声后，“结算完毕”的机械声也响了起来，她脑海中错综复杂的不安感也消失了一般。比起人更相信狗的善淑对着看起来像是一只善良大狗的独孤点点头。

独孤露出笑容后转身离开了便利店。铃铛响起的瞬间，善淑条件反射一般开始思考放在三角饭团下面的信里该写些什么内容。



## 买一赠一

在京万心里始终把那家便利店称做“麻雀磨坊”。（注：韩国俗语：麻雀在经过磨坊时无法不停留，同中文中的“没有不偷腥的猫”以及“狗改不了吃屎”）好吧，今天也要在磨坊待上一会。自己就是那只麻雀。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首热门歌曲叫做《麻雀的一天》。宋昌植将小市民比喻成麻雀，用令人心动的声音抚慰人生的疲惫，吟唱着：“天亮了，虽然一直如此，今天也要翻山越岭去捡稻米粒。天亮了……”，作为自己上“国民学校”的时期就哼着这样的歌曲，心中不免产生了共鸣。总之，当时自己也是一名很难升学的劣等生，对于京万来说，人生只不过是费尽心思重复每天的生活罢了。

独酌居然也是一种浪漫潮流，无论如何，当独酌成为热门话题时，对京万来说，也只不过是在下班路上经过便利店时，在寒风中坐在露天的桌子上喝的一瓶烧酒而已。去他的浪漫，只要不遭受别人的白眼，就是万幸了，这才是他的独酌方式。

他也记不清从何时开始，便利店的露天餐桌便成为了他常去的独酌场所。大约在天气稍微变冷的时候，他常会去便利店吃碗拉面再回家。就像往常一样，在杯面里加一个三角饭团，再放入炒泡菜，最后打开一瓶烧酒，这就是一顿丰盛的夜宵。此后，京万变成了经过磨坊无法不停留的麻雀，每天午夜前后用5000韩元的酒和下酒菜取暖。热热的拉面汤和凉爽的烧酒总让他感觉很暖和，便利店在售的各种杯面和三角饭团每天都能组成新的组合，所以也并不会吃腻。

今天的夜宵是“芝金真”。在过去的几个月的选择中，京万心中的最佳组合就是这个。芝麻拉面，金枪鱼紫菜饭团和真露烧酒。这是京万的第一选择，是绝对不会让这一天的最后留有遗憾的选择，也是穷人独酌的最高性价比选择。

但是今天收银台前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巨大的块头和带有压迫感的眼神，这一切都和以前的面包超人大叔截然不同。京万难为情地在柜台放下真露、芝麻拉面和金枪鱼紫菜饭团，男人十分从容地扫码结账。

“五千…两百块……”

断断续续的生硬语气也让人感到负担。京万赶紧结完账，拿着柜台旁边的一次性

筷子走向了露天餐桌。把食物放在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次性烧酒杯。现在只要把拉面泡上就行了。他一边打开芝麻拉面的盖子一边扫视着里面。哎哟，和站在柜台边的熊一样的男人对视了。京万赶紧避开视线，撕着调料包。

再次进入便利店接水时，京万想起了上周还在工作的面包超人大叔。他看起来像是退休后在便利店做夜间兼职的样子，因为圆圆的脸和清爽的秃头，所以私底下将他称为面包超人。面包超人大叔对他非常亲切，在买杯面时，他总会主动为他递上一次性筷子，并对他说好好享用。偶尔也会想起大叔递上稍稍过期的火腿三明治，说着如果不嫌弃就吃一点时的温暖的眼神。这对他来说才是辛苦的生活战线上的战友，悄然之间两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那么在这冷清的便利店夜晚顶替了面包超人大叔的那个男人是谁呢？在等方便面熟的时间里，他不禁开始推理了起来。木讷的态度和不熟悉业务的样子，用傲慢、困倦又莫名其妙的眼神，警戒地观察喝酒的京万……不折不扣的老板风范。他和把京万的一天打造成地狱的公司代表没什么两样，应该就是便利店的老板了。没错了，那个男的便利店生意不好，于是把面包超人大叔给辞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对策，所以雇了社区的一个奶奶，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帮上忙，没过几天就亲自出面了。也许是因为面包超人叔叔的工作快一年了，所以才被解雇的。因为工作时间超过一年的话就要给退職金。这与京万所在公司的非正式员工无论工作多么出色，在11个月左右都会被解雇是同样的道理。

在想到熊一样的男人看起来像便利店老板时，更想喝酒了。呼呼几下把微辣的芝麻拉面吹凉后送进嘴里咽下，再倒上烧酒喝光。自檀君以来，经济状况从未好转过，公司总是很困难。老板以经营困难为由，通知大家不能发放中秋奖金后却给自己换了车。还是一辆别的车在路上会自动避开的高价进口车。4年期间，他的年薪一次都没有上涨过，老板也从未提过这件事，这种情况下还要忍受后辈们的嘲笑，在这种待遇下，无论何时辞职都不会有任何人觉得奇怪，对于无法辞职的他来说，公司老板只是地狱的头目而已。

就算回到家，也还是地狱。明年就要上初中的双胞胎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妻子也忙于打工贴补家用，没有时间关心京万。在家庭中可以感受到的温暖和安全感，站在我这一边的认同感早已消失，下班后在家吃的夜宵中烧酒早已被禁止，因为对孩子们不好，妻子便不让他在家里喝酒。京万唯一的兴趣是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但遥控

器大权也不在自己手上。因为过度劳累，无法及时关心家人，但是又赚不到什么钱，也不能得到家人的关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妻子也疲惫不堪，他果然没有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对妻子来说是没有存在感的丈夫，对双胞胎来说是无趣的爸爸，京万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反转的情况下一天天变老。不对，如果被公司解雇，再就业变得困难的话，维持现状都会变的很困难，这不就是以反转或悲剧收尾的他的人生吗？

到底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诚实地生活了44年。从普通的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是艰难的制药业，到后来的保险、汽车、造纸印刷、医疗器械等，一成不变地在销售岗位上积累经验。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土汤匙（注：金汤匙银汤匙指出身权贵，土汤匙喻指普通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所以以诚实和亲切作为武器奋斗多年。在客户公司认识了比自己小4岁的妻子，结婚并生下双胞胎，他顿时觉得土汤匙也可以生得很漂亮，他也曾经相信自己的生活比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家伙们更值得自豪，更有价值。

时间却证明了这两类人的差异。领先在起跑线上的家伙们一年比一年多，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能力和金钱。相反，京万现在弹药枯竭，就像是战壕中空身冲锋陷阵的士兵。无论怎么赚钱都比不上花钱的速度，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自己的体力却越来越差。诚实和亲切是自己唯一的优点，但这也需要在体力充沛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不足将诚实和亲切转变为无能和卑屈。体力甚至支配了精神力，精神崩溃的日子越来越多，于是很快就又会生活在代表和同事们的无视中。

在苦涩的思绪中喝着烧酒，不知不觉间烧酒只剩下了半杯。芝麻拉面的鸡蛋块儿都还没泡开，烧酒就见底了，真叫人难堪，如果再喝一瓶的话，明天的一天将难以承受。年轻时睡前喝三四瓶也能不顾宿醉第二天正常上班，但现在喝一瓶以上的话可能会在地铁里吐出来。

是叫恢复弹性吗？就是那个不见了。年轻时，即使失误，也有挽回的能力；即使宿醉，洗个热水澡就冲掉了。但是现在这种恢复弹性就像游戏中的能量指数受损了一样，在他的人生中迅速挥发。京万吞下剩余的金枪鱼紫菜饭团后，呼噜噜吸入芝麻拉面，剩下的半杯烧酒也清空了。就这样，结束一天中的唯一自由时间后，他将桌子整理干净。

第二天晚上，熊一样的男人依旧以不情不愿的面貌为京万结账。这次他递上了一次性筷子，好像一天内就适应了便利店的工作，学习能力是不错的。这就是虽然和面

包超人大叔年纪相仿，但却成为了便利店老板的理由吧。在别人刚退休的年纪已经拥有固定资产的他，经营几个便利店，偶尔补上空闲的兼职岗位作为消遣，过着悠闲的人生。

京万羡慕同时又感到无力，在桌子前结束了当天唯一的乐趣时男人还在打量他。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失败者？又或是不幸的小市民家长？不管怎么样自己都是客人，是每天在这里消费5000韩元，吃完饭还会把桌子也打扫干净的模范客人。虽然京万对男人的视线感到负担，但绝不会任由自己的这个小空间被抢走。

\*\*\*\*\*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2019年也即将结束。今年别说升职了，没有减薪就算是万幸了。只要一想到明年升入初中的双胞胎，心中便郁闷不已。妻子小心翼翼地说孩子们上中学后，还需要送孩子去上补习班，京万同意妻子的话，但总是感觉喘不过气来，闷得慌。只有这寒冷的夜晚中露天桌子上的那瓶酒酒才能让他消化消化。

不知在什么时候，男人来到京万面前坐下了。难道在疲劳、醉酒，以及寒冷的加持下，自己蜷缩着就不知不觉间睡着了？醒来一看，老板穿着白色夹克，像白熊一样坐在他面前哈气。

“大叔，在这样的地方……睡觉的话……会冻死的。”

这句话仿佛把京万当成了流浪汉一般。虽然京万勃然大怒，但被他的块头和老板的权威所压制，只是将烧酒倒在了杯子里。

“酒……喝了……也不会变暖和。”

老板习惯说话断断续续。这是因为自己对他来说无足挂齿呢，还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悠闲的有钱人呢，总之让人不满意。伤心的京万再次喝掉了杯里的酒。

“不是已经变暖和了吗？喝完这点就走，别催了。”

京万像是要作出小小的抵抗一般，说了这样一句话后又拿起了烧酒瓶。没有酒了！不由自主的咂嘴使他尴尬无比。但也不能再喝下去了……真闹心。最重要的是不想被眼前的这个男人看不起。就在那时，男人对他说等一下后，起身走进了便利店。这是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男孩拿着两个大的一次性咖啡杯出来了。男人将一个杯子放在了睁大眼睛的京万面前，仔细一看，淡黄色液体中飘着两粒冰块，很神奇的是，这让京万联想到了玻璃中的威士忌。不对，着明明就是威士忌。为什么？他是不是在里面下了

毒？京万用充满警戒的眼神看向男人。男人用下巴示意他喝一喝，他又端起自己手中的杯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口，看这姿势分明是喝过不少洋酒。在制药业做销售时，为招待客人去过酒吧，在那里遇到过喝洋酒炸弹酒跟喝大麦茶一样的医生兼教授，现在的心情跟那时很相似。

男人看到京万一动不动，又端起杯子，杯子被放下时里面只剩下了冰块。哈，他擦着嘴唇满意的表情让京万也争强好胜了起来，拿起杯子便一口气喝光了。冰冷的液体从京万的食道慢慢滑入胸部，如果是洋酒的话，冲上来的应该是火辣辣的劲儿吧，但现在只有冰冷的寒气，这是怎么回事？

“很爽吧？”

“这到底是什么？”

“玉米……须茶。伤心的时候……我喜欢喝这个。”

竟然是加冰块的玉米须茶……京万在气结的情况下，因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而踌躇不前。

“玉米须茶……颜色的原因……会有喝酒的感觉……会让心情舒畅，很不错。”

怎么回事？京万顿时觉得如果他本身不是一个奇怪的人的话，那他就是在故意取笑自己。但是他出于好意推荐给自己的饮料，又不能因为这是饮料而不是酒就对他发火。京万勉强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收拾桌子。

“我之前也……每天都喝酒。”

他对从座位上站起来的京万低声说道。京万停下动作，在男人的存在感影响下又重新回到座位上。

“因为每天喝酒……失去了味觉，身体和脑子都出了问题，所以说……”

不说话后直视着自己的男人的眼神凉飕飕的，京万不禁感到困惑，喝酒的人是自己，但这个人为什么在耍酒疯呢？京万为了快点离开，急忙开口道。

“所以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不要再来这里了吗？”

男子扬起嘴角，把手伸进怀里。怎么？要拿出藏着的武器了？在非常紧张的京万面前，男人拿出一瓶玉米须茶，递了过去。

“玉米须茶……喝吧，再来一杯……拿着吧。”

男人就像是对待不拘礼节的酒友一样，打开饮料，将两个只剩下冰块的杯子重新倒满饮料。京万还在想着不会真的又要喝一杯吧……但他真的举起了纸杯像是要跟自



己碰杯的样子。但是自己又为什么像职业病一样，将杯子放得比他的低一点之后跟他碰了杯，然后一口干，哈，真冷。

“我以前好像……也喝了很多……这种颜色的酒……”

男人将杯子放下后说道。应该是吧，像您这样的老板，以前应该经常喝洋酒，赚了很多钱。然后现在想要进行健康管理，悠闲地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但是……现在只喝这个，没有酒……也能活下去。”

“是让我戒酒吗？”

男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京万勃然大怒。

“你干脆让我不要来这里了。你凭什么管我要不要戒酒？”

“因为想帮忙……我每天喝玉米须茶……我给你冰上吧。吃拉面和紫菜饭团的时候……配上这个吧。那就不会……想着喝酒了……”

“我在这里一个人喝酒妨碍了你们便利店的生意吗？我留下垃圾了吗？每天都把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说什么帮忙？还不如直接说不让我来了！”

京万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桌子就让胡说八道的老板自己收拾吧。这里就像是已经断了联络的客户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但以后对自己来说毫无作用了。在分不清是因为酒醒后感受到了寒气，还是冬天凌晨的寒冷空气让自己一下了醒酒了，京万穿着皮鞋的脚十分用力，强忍自己胸中涌起的失去麻雀磨坊的惋惜感。

那年年末，由于持续的聚餐，京万平均两天就会醉着回家一次。当然，他并不怀念便利店的独酌，在经过坐落在地铁到家最短距离路上的这个便利店时，也只不时会用醉酒的眼睛瞟了下。看着自己不去之后变得更加冷清的便利店露天餐桌，心中想着活该，随后又径直走开。

\*\*\*\*\*

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新年。所有的人都看上去像是把去年当作脏衣服扔到洗衣机旁边，穿上了新衣服一样。妻子和上初中的双胞胎也在充满活力地迎接新年，双胞胎的个子已经到景万的肩膀了，他迟早要成为这个家里的最矮的（结婚前同样是168厘米的妻子还是老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弯着腰，最近体检时只有166厘米）。

问题不只只是身高。新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自尊心也逐渐崩塌。这都是因为在公司受到的屈辱和在家里感受到的疏远感。在公司和客户那里受到的自尊感伤害，在辞职之后也许就会恢复了，但是在家没有存在感该怎么办呢？辞职和离家出

走同时进行地话会变成流浪汉吧。京万今年的目标是从受到冷落的公司辞职，找一份新的工作。虽然妻子会担心，但就算赚得少，也想在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上班。但是，如果赚得少，就很难在家里得到人性化的待遇。因此，对于京万来说，新的一年也像旧的一年一样只有冬天。难道不是吗？无论是2019年12月还是2020年1月，天气都是寒冷的。他看到对新年感到兴奋的人们，只会觉得寒心；看到热衷于新年营销的各个地方，京万也只是皱起了眉头。

想喝酒了。但是为了迎接新年，仅有的三个酒友中两个人宣布要戒酒，另一个人回了故乡。新年会也顺应时代潮流。既然在送年会的时候喝过了，新年会就简简单单吃个午饭算了吧，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在家里被隐孤（隐隐约约被孤立）、在公司被明孤（明明晃晃被孤立）、在全世界也被孤立……这就是京万想念酒精的原因。

对被孤立者来说果然得是独酌。但是，在酒吧里独酌的话，他的零花钱和感情上的闲暇都不够。还是得去下班路上可以独酌的便利店。但是附近冬天还放置露天餐桌的便利店只有那里，有像喝酒一样喝玉米须茶的白熊的那个地方。不知是不是因为是奇怪的白熊，他没有招新的夜间兼职，而是自己一直守在夜间的便利店。如果是老板的话，当然要创造就业岗位啊，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所以才无法实现涓滴效应吧。在心中默默抱怨的京万在路过便利店一瞬间停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便利店露天桌子上放着一碗芝麻拉面。

芝金真。

真怀念芝金真。只有这个，才能安慰这个郁郁寡欢、毫无变化的新年中的自己。芝金真好像能打开自己新的一年。实在忍无可忍了，就算那是白熊的钓三文鱼用诱饵，京万也要吃上那碗芝麻拉面。他感觉到时候就算在独酌时遇到白熊，自己也能把他的头发变成玉米须。

“欢……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一样悠闲。白熊老板一边结账一边向他打招呼，但京万看他一眼后便匆匆走到了外面。他不顾寒冷，迅速往杯面里倒水，撕开三角饭团，打开烧酒瓶…该死，没带杯子。之前把随身携带的一次性烧酒杯一股脑全扔掉了。新买杯子很烦，但是借的话，又感觉像是被白熊抓住了弱点。算了，直接喝吧。烧酒而已，对瓶吹不就行了嘛。



这时他走了出来，努力装作泰然自若的京万在看到他手中的电风扇后，猛地转过头来。仔细一看，不是电风扇，而是暖风机。白熊老板在不知道是从哪里伸出来的插座上插上暖风机后，把它放在京万的位置旁边，打开了电源。

他向着不知所措的京万伸出手臂，似乎在邀请他享受暖风，但他却突然注视着桌子，之后又回到了便利店。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扑面而来的暖风缓解了京万被僵硬的脸。也不知道他的脸是因为冬天的寒风变僵硬的，还是因为好久没来了而感到尴尬所以才僵硬的呢？但他僵硬的表情很快就变得柔软了起来。

“只有……这种杯子了。”

重新出现的白熊把以前倒玉米须茶的大纸杯递给了京万。京万默默地接过杯子，一边琢磨着是不是得说点什么。

“谢谢。”

“谢…谢什么。”

“杯子和……暖风机。”

“好长时间没来……差点用不上了，那个。”

“什么？你是说暖风机吗？”

“你不是很喜欢这里嘛……但是你好像因为冷……才不来了的，所以才专门买了这个……总之，幸好你来了。”

白熊男人生硬地说完比暖风机更温暖的话后走开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连泡泡发都不知道，京万才反应过来，喝完了杯里的烧酒。

很温暖。

烧酒也是，盛着烧酒的杯子也是，还有男人为京万特意准备的温暖物品。虽然京万一直被孤立，但在这里却并不像是一个被孤立的人。这不便利的便利店让他觉得瞬间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京万有一种重新做回VIP的感觉。

芝金真吃完了。他想多感受一下温暖，但也知道该起身了。这时老板好像要他付出代价一般，再次出现在京万面前。一手拿着应该是装着冰块的纸杯，一手拿着玉米须茶。天啊，又来了。

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比自己大10岁。就当作是在应对客户一样，不就是一起喝一杯嘛。京万用双手端起杯子，接过他倒的玉米须茶。

“很累吧。”

用玉米须茶干杯后，老板说出了这句老套的话。京万只点了点头。但是男人用大手摸了几下下巴，然后又向他问出了问题。

“你做什么工作，怎么总是……很晚下班？”

呵。难道施舍了点好意之后就要套取个人信息了吗？

“干销售。”

“销售…是卖……什么呢？”

卖什么都不是你会买的。

“出售医疗器械。”

“如果是医疗器械的话…是向医…医院供货吗？”

怎么了？难道你还有一家医院不成？

“是的。”

“医院的话……那真是很辛苦……您有孩子吧？一看就是…有孩子的样子……能感觉出来。”

又开始打探私生活了？您越线了吧。有孩子的样子？我更想知道你几斤几两。

“老板你看上去也是有孩子的样子，过日子不都一样。”

“这么晚回家的话……很难跟孩子们见上一面吧。是有……女儿吧？”

什么呀，这个人算命先生吗？不对，不是儿子就是女儿，不就两个选项。

“有两个女儿。”

“真好，有女儿……是最棒的。”

男人用厚实的熊掌般的手揉搓自己的脸。不知为何，那个样子看起来很凄凉。京万的别扭态度也开始有所缓解。他条件反射一般掏出钱包，钱包里夹着的照片中，刚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儿露出一模一样的灿烂笑容。这是6年前的女儿们了，因为回家晚，比起实物，他更经常见到的是这张照片上的她们。

景万掏出钱包给大家看照片，男人就像发现珍贵宝物的人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照片中的他的女儿们。

“两个人都很漂亮……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因为是双胞胎。”

“啊，原来如此……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两个漂亮的女儿……才这么拼命工作。”

“为人父母不都是这样吗？”

“为人父母……很累吧？”

“是，很累。”

就算知道是诱供，但还是心甘情愿上钩了。京万的嘴也像是装上了马达一样，各种话都堤坝崩塌般滔滔不绝地往外蹦。从即将上初中的女儿们不和自己说话开始，到在妻子那里受到的不是虐待却胜似虐待的遭遇，再到公司的处境和被忽视，再到客户的侮辱……京万像是被神灵附体，又好像是在教堂告解，对男人吐露了自己的所有不快。

男人又给倒上了玉米须茶。可能是说话说太多，喉咙像是被烧焦了一般，京万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虽然心里很痛快，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宿醉一样羞耻感。

“对你来说，辞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够。”

“……还没有办法缓解内心的痛苦。”

“所以你也……在下班路上来这里喝酒……。”

“是的。”

“那就……喝玉米须茶吧。”

“什么？”

“戒酒，然后喝玉米须茶吧。刚才你不是说……你妻子禁止你在家喝酒嘛。喝玉米须茶的话……就可以在家吃夜宵了，和家人一起。”

“什么？”

“我戒酒……也才两个月……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男人就像是自己发明了玉米须茶一样，又试图为京万倒上。京万迅速站起来，拿起书包。

“谢谢您的茶。”

在京万鞠躬后准备离开座位时，男人在身背突然小声说道。

“不喝酒的话第二天……会很轻松……在公司的做事效率也会提高。”

嗯，效率提高，工资也会提高，职位还会上去呢，很厉害吧。这谁不知道？说什么废话呢。

在与男人进行了一番尴尬的对话后，京万为了避开这家便利店，不得不在下班后绕路回家。虽然要经过10个台阶和雪还没有融化的背阴胡同，但是一想到可以不用看

到那个喜欢训斥人的老头的敦厚脸庞，就顿时觉得这一切都可以忍受。又埋汰又羞耻，京万决定再也不在那个便利店独酌了。

好笑的是，不去那个便利店之后，再也没有别的可以一个人喝酒的地方了。也去过几家便宜的酒吧，但那只会让自己的负担更重，社区内的其他便利店只有到了春天才会重新将露天餐桌摆放出来。

妈的，既然如此，大不了不喝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京万下班后没有喝酒，直接回了家。京万在11点以前回家，也没有酒味，妻子和女儿们一开始有些不习惯，但也纷纷表示支持爸爸的新年戒酒决心，甚至出乎意料地为他加油助威。决心？可能因为是新年原因，家人误会了，但不管怎样，久违的来自家人的加油，心情很好。趁此机会干脆戒酒好了，于是他变得更想要快点回家，独自喝酒的想法也慢慢消失了。

下班后，一起看妻子和女儿们看的电视节目，才知道除了棒球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节目。特别星期三，每到这天京万就总会很早回家，和女儿们一起看《请给一顿饭Show》。大女儿问为什么《请给一顿饭Show》不来青坡洞，还说如果来的话希望姜虎东能穿着圣诞老人服装来自己家。晚出生5分钟的老二说自己更喜欢李京奎，并摇晃着李京奎身穿堂吉诃德服装出现的炸鸡广告。每当那天，妻子也会对点炸鸡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知道爸爸早回家就可以吃炸鸡时，女儿们也兴奋不已。

她们什么开心？是因为炸鸡还是因为爸爸？无所谓。一起吃鸡就是一家人。

\*\*\*\*\*

春节长假期间，京万回老家也不喝酒。以前每当过节的时候，总是会和父亲和父亲的兄弟在喝醉酒后玩花牌，在他们眼中现在的京万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气鬼，但妻子和母亲却用欣慰的眼神看着他。

连休结束没几天的深夜下班路上，京万不知不觉地沿着便利店所在的道路下班。现在就算从便利店前经过，也不会产生喝酒的想法，所以脚步十分自然地就往这边移动，以至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好奇白熊老板是否仍然没有找到兼职，现在到底是不是在工作，视线便不由自主地转向便利店。

便利店的收银台前没有人。只是露天餐桌上摆放的玉米须茶让人感受到了白熊的存在。真是的，真有意思。就像一个月前被芝麻拉面吸引到便利店一样，京万这次也被玉米须茶勾到了便利店。

京万默默地看着桌子上的玉米须茶，然后拿起它走进了便利店。

叮铃。

便利店里没有人，像处于真空状态一样安静。京万开始忍不住想喝玉米须茶，但是柜台边没有白熊，也没有兼职生。这可以说是非常不便利的便利店了。

这时，就像冬眠之后从洞里出来一样，白熊男人伸着懒腰从仓库走了出来，露出了专属于他的大块头。他看到京万后微笑着走向柜台。京万回以难为情的微笑，顿时觉得自己应该先找个什么话题。

“最近过得还好吗？”

“嗯……挺好。你呢？过得好吗？”

“是的，托您的福。”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京万这才放下了玉米须茶。

“多少钱？”

“这是免费的。”

“为什么？”

“想给你喝……才放在那里的。”

“所以说为什么？”

“呃……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玉米须茶和酒一样会上瘾……每天喝上两三个……还会提高我们店的销量。所以说……算得上是诱饵。”

男人结结巴巴地说。虽然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还是决定相信。

“谢谢您。”

京万低头致谢。

“为了表示感谢，你买个那个吧。”

京万回头看了看男人所指的方向。收银台前面陈列着一种叫莱家的巧克力。

“对，就是那个。买一赠一。”

果然，莱家旁边贴着“1+1”的标签。京万按照他的指示拿起两个放在柜台上。

“青坡洞最漂亮的……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很喜欢这个。”

男人一边结账，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但京万的心脏却怦怦直跳，他递过银行卡，咽了咽唾沫。

“她们非常喜欢这个巧克力……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买了……只买1+1的巧克力牛奶，所以我问她们……是不是最近戒掉了这个。”

“所以她们怎么说？”

“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反正就是其中一个说……现在不是买一赠一的时候。”

“……”

男人将银行卡递回。京万收下卡，说不出话来。

“我……试探过了，我说这个才多少钱，让妈妈给你买……然后……你知道她们说什么吗？”

男人说话过于慢吞吞，京万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说了什么？”

“妈妈说……爸爸赚钱辛苦……要省着花……去便利店的话……只能买1+1……真会节约……孩子们真是……不知不觉间长大了不少。”

“……”

“昨天开始这个又……买一赠一了，今天爸爸可以买给她们……明天开始，就让她们自己来买吧。”

看到京万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男人笑了一下，在收银台上咚咚敲了一下。京万用大衣袖子擦干眼泪，向男人点头示意后打开钱包将银行卡塞了进去。

在钱包里，买一赠一的女儿们笑容可掬。